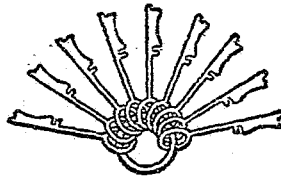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編者 黃九如



中華書局編印

MA
K928.9
72
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目次

幾句介紹

廣州

漢口

南京

上海

青島

瀋陽

天津

北平

西安

目次

頁數

九二

八一

七三

六四

五六

四二

二六

一四

一



3 2285 0514 9

重慶

一封短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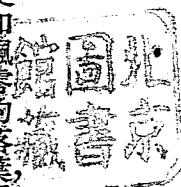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幾句介紹

世界還沒有達到大同之日，人誰能沒有他的祖國？沒有祖國便如飄零的落葉，眼看他人枝葉婆娑地榮華，自己被踏踐在冰冷的泥地。目前中國的國勢，雖是內憂外患，極度傷心慘目，然牠究竟是我們所寄託的根幹，我們拋棄牠不得。牠現還有這樣浩蕩的江河，肥沃的原野，繁華的都市，光榮的史蹟，只要我們人人對牠愛護周至，依戀不忘，則牠自不會真個凋零枯萎。文錚小朋友生長在喪失了了的異域，他對祖國的熱情，卻是非常濃厚。他於遊完中國十大名城之後，作了一本遊記，由他細心的觀察，和熱烈的情緒，這本書可以給與吾人豐富的智識，和莫大的奮勉，特此爲諸朋友介紹。

廣州

昨晚一夜不曾安睡，深恐臨時發生意外，而就攔我們的行期。廣州和這兒的香港，僅



僅是一衣帶水之隔，本引不起我特別探求的興趣。但牠的位置是在祖國，「祖國」的芬芳，使得我心頭繚亂了多年，因而想親近牠的心有這般密切。幸當我今晨打開窗葉時，一種喊着我的名字「文錚！文錚！」的歡聲，隨着鮮豔的陽光，射進我的屋中。原來我的遊伴史昌、鄭復兩君，已經毫無阻礙地攜了行裝同來，而老天又給了我們風和日麗的天氣，我們相見之下，一團高興。

我們一齊上了輪船，望着岸上送行的親友頻頻揚帽，除了互道珍重以外，沒有多少愁緒。因為祖國正如家裏的祖母，回到祖母的懷中，應是可喜可忻的事。而且到廣州後，周知先生會和我們同行，一切無可擔心。不過這回要周遊國內各大都市，離別的時間有相當之久罷了。

離了香港，許多大小的島嶼在眼前飄過，有的只是淺灘，上面滿生着葱嫩的綠草，遠望去彷彿浮着的碧玉。一處有一堆叢林，船人指說是虎門砲臺，不禁令人想起鴉片戰爭那回事來。我三人都默不作聲，心裏都暗藏着無窮的憤恨。世界上再沒有那個民族做出第二件這般不顧利害的丟臉的事，爲了無謂的消遣，而葬送了他的國家主權，也再沒有

第二個國家，一個海口爲了鴉片在和外洋血戰，而其他的地方，仍然拿着煙槍，吞雲吐霧！終於煙霧沈迷的清室朝廷，割了香港給人；我們的淪爲奴隸，自祖至今整整三代，此恨綿綿，尙不知何時了結？想起這些，不由得對祖國起了惆悵。然而一轉想那一株千年古樹，中間難保沒有被蟲蟻霜雪侵損的時期，這在乎我們新時代的人物，好好地繼往開來，打開難局罷了。

船停在黃埔島上，離廣州還有三十里路，但不能更由此上溯，因爲江水太淺而我們坐的船太大了。岸上的人叢中間，有周先生在那兒揚手，我們直望他奔去。他是鼓勵我們出遊最力的人物，一星期以前，自己回廣州準備，今次見我們如約而來，他喜得像獲了勝利似的。

我們改乘小火輪，到了廣州，便直接往周先生家裏。他家是在長堤，正對着珠江。我們走到第三層樓上，臨窗而坐，一面吃着點心，一面聽周先生講廣州的形勢。他一手按着地圖，一手做着姿勢，好像平日講書的神氣，滔滔不絕地說道：

『中國的海岸，從北方的渤海到南方的南海，就像一把大弓。國內四個大商埠，上海

在弓背的中心，漢口在弓弦的中心，廣州和天津，是弦和背相交的兩端。照理這樣一個泱泱大國，由這兒射出去的應該是文化和威力，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，不斷地射出去的正是在國內的金錢和精髓。諸位既然到了廣州，就得先把廣州看個明白。

『廣州是珠江流域的一顆大珠，西江、東江、北江，像三條黃龍，好好地將牠拱衛着。本來中國的文化，最初發展在黃河流域，慢慢地才到長江流域；但是珠江流域有肥沃的土地，有豐沛的雨澤，豈能長久任牠荒廢？所以到周末中原人口日多，戰爭日繁，便有人到這兒來從事開闢。經過漢代的經營，以及東晉北方五胡的擾攘，士大夫的相率南來，於是這兒便日漸進化。廣州城開始似在春秋之時，相傳楚威王時，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脚穀而至，故名爲五羊城。嗣後這城一方是嶺南的交通總匯，一方也是番商互市的中心，發展非常迅速。唐代中國和西亞諸國的交通，多從海路，所以黃巢作亂時，在廣州殺波斯、阿拉伯的番商，達十二萬人。鴉片戰爭以前，牠還是壟斷着全國的對外貿易，然而現在稍爲兩樣了。』

史昌是一位性急的朋友，看見周先生停住了口，便搶着問道：『現在怎麼兩樣了呢？』

『周先生喝了口茶，便又說道：

『鴉片戰爭失敗以後，允了英國的要求，開五口通商，對外的商業，自然因此分散；而最大的關係，還是爲割了香港。香港的水道比這兒深，英人把牠開爲自由貿易港，出入的貨物不抽稅，於是廣州的商業，便大部被牠所奪。英人稱香港爲「英王冠中最輝煌的寶石」，有了這輝煌的寶石，廣州這顆珍珠，自會黯然無光了。』

史昌又趕忙問道：『這有甚麼方法挽救呢？』周先生便又說道：

『唯一的方法，只有打倒帝國主義！以前孫中山先生，曾想把剛才你們走過的黃埔，築爲南方大港，因爲黃埔的水比廣州深，大船可以進出。但是帝國主義不倒，不會容許我們好好地建設的。這一層你們也許不明白，我們還是走出去看看，看看帝國主義怎樣妨礙我們發展的情形。』

我們下了樓，沿長堤一直往西走去，經過粵海關，便到了沙基大街。沙基慘案這名詞，我以前曾經聽過，但我國國恥慘案太多，腦子裏混淆不清。當我想用心回憶一下時，周先生已經停在一座橋邊，舉手說道：

『來看帝國主義者慘殺華人的地方！從這橋往南便是英法租界的沙面，民國十四年，我國的革命情緒正濃，那時民氣一心要打倒帝國主義，所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之後，各地的民衆羣起響應。然而帝國主義者決不讓我們民族警醒自救的，因此那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廣州的學生、工人、市民，整隊由這橋邊喊着「打倒帝國主義！」的口號走過時，英法的軍隊，便從租界亂開槍礮，民衆死者無算。現在一般人爲要紀念這慘事，將沙基大街改稱六月二十三路，然而英法的旗幟仍然在沙面飄揚，死難的同胞，未必能因這空洞紀念而瞑目吧！』

我們靜靜地聽了他的話，不知不覺地頭都垂了下來。

停了一會，周先生又帶我們朝北走去，便到了廣州最繁華的西關。坊巷縱橫，據說有九百餘條，士女如雲，貨物山積，熱鬧在香港之上。周先生說：『在機器工業未興以前，廣州爲東亞的工業中心，因爲嶺南山多田少，人民多走入工商之途，同時與印度、波斯以及歐洲諸國通商，進步極速。現今雖較之列強爲落後，但在國內仍居前茅，所以輸入多原料品，輸出多工藝品，爲國內各大都市所僅見。』他指給我們看那些陳列的絲綢、漆器、玉器、繡

貨，象牙細工，檀木細工，寶石細工，籐細工等，都是非常精緻美觀。雖然不是利用機器來製造，然而這些玲瓏的心和手，實够叫人誇耀的。

夜裏回到周先生家裏，當窗吸取清涼的江氣，北面的廣州城和南面的河南島，燈火爭輝，水裏一片流光。江心另有一個輝煌的所在，周先生說那是海珠公園，珠江的名稱，便是由這海珠島得來。黑色的大小船隻，密擠擠地像螞蟻的佈陣，在這氾氾如錦的江面，梭一般的織來穿去。街上嫋嫋的弦聲，和着流水似的車聲，以及南國特有的木屐聲，使得夢魂無由舒展，而這兒便成了不夜之城。

第二早史昌還沒有醒來，我剛被一點聲音睜開了眼睛，只見鄭復在那兒踱來踱去。他向來是不愛說話而重實行的人，我猜透他是急於想去遊玩，便推動了史昌一齊起來。周先生來叫我們吃早餐，他說今天要去看黃花園七十二烈士的墳墓，我們歡喜得吃不下東西。

我們一直朝東走，經過了許多寬闊的馬路，周先生說有幾條馬路是以前的城垣，自從拆城築路以後，市內的交通才大進步。我們到了東郊的沙河馬路，看見一個突出二丈

多高的山坡，史昌急忙問道：『周先生！那就是黃花岡嗎？』周先生搖一搖頭，他說：『到那邊你就會曉得。』我們也不流連路旁葱籠的樹木，和鮮美的花草，很快地到了坡下。迎面一座石坊，上寫着「紅花岡四烈士墓道」八個字，我們都驚了起來，停腳不動；周先生便說道：『來罷！中華民國不是容易得來的，你們大約只知道一個黃花岡，沒有知道還有紅花岡，其實犧牲的人，除了這兩處紀念碑以外，還不知有多少無名英雄呢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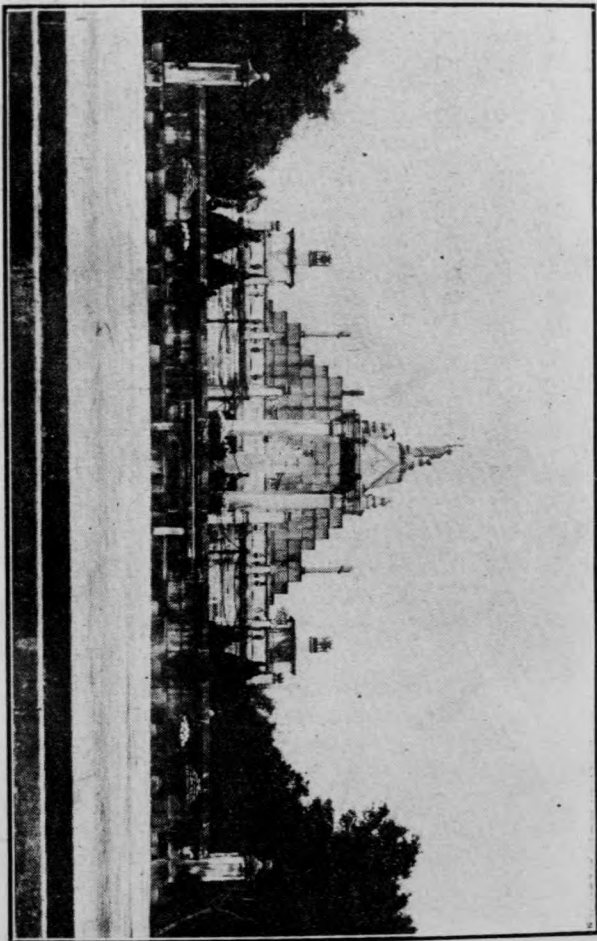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隨着他從墓道上登，就望見四個方形的石墳。石墳的後面，有一塊墓碑，巍巍地豎着，令人不由得肅然起敬。原來四烈士：一個是槍斃李琦的溫生才，一個是謀刺李準的林冠慈，一個是和林同謀的陳敬岳，還有一個是炸傷龍濟光的鍾明光。我一面聽着周先生細述四烈士當時奮不顧身，拚命和惡勢力相戰的情景，一面想着四烈士的沸騰的熱血，覺得遍山的花草，都帶紅色。

由紅花岡往東北去，到白雲山前面，便是黃花岡。岡上松楸蒼翠，碧草如茵，山荆野藤之外，並種有許多奇花異卉。周先生說黃花岡原是郊外荒涼的亂葬墳山，辛亥那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時，被犧牲了的七十二烈士無人殮埋，後來有一位潘達微先生，冒

廣州

第七十二號

九



着恐怖，收拾他們的屍骨，合葬在這岡上，才造成了這光榮的紀念地。現在在這上面造了一個長方形的白石大墓，周圍用鐵欄杆繞着。上面有石亭一座，亭中豎着一碑，上寫「七十二烈士之墓」。墓後有一紀功坊，也是白石所建，橫寫着「締造中華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」。是章太炎的手筆。再後爲一座大石亭，建築很精美，前面橫刻着孫中山寫的「浩氣長存」四個大字。我們由樓梯走上亭頂的自由神像前，默看眼前的景物，想着此刻的中國，離真正的自由還很寥遠，地底下的烈士們，怕在盼望着吾人繼續去奮鬪罷！周先生爲要破我們的沈默，便又將烈士們起義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其中最感人的便是這一段：

「三月二十九日，革命志士，知道消息已經洩漏，必定失敗，一部分人主張退往香港，澳門，再圖後舉，其中有幾位激昂的便說道：「我們做革命運動的人，不是希望成功而取得富貴榮華；只望做失敗的人，來激勵全國同胞的覺悟。試看歷史上成功的大事業，那一件不是失敗的人的心力腦力，和他的寶血化合而成的？……」於是大家舉手贊成，結隊往攻督署；當時慘死了的有一大半，其餘的都從容就義。」

後來我們到了白雲山，雖看過了九龍泉、水簾洞，和其餘許多古蹟，然而我腦裏總只

有「我們做革命運動的人，不是希望成功而取得富貴榮華，只望做失敗的人，來激勵全國同胞的覺悟。」這幾句話在翻動所得的印象很少。

當晚燈下，我寫了封信給弟弟，只是這麼寥寥幾句：

『明弟！我們的民族性的確偉大，他們常常爲了人羣的福利，將自己犧牲。這裏兩朵花，一朵採自紅花岡，一朵採自黃花岡，裏面都有偉人的英魂，願你好好地保存！』

約當全市中心的地方，有很大的中央公園，花卉都栽成很好圖案，裏面有音樂亭和水池。我們在園裏走了一圈，就到花塔街的六榕寺去。榕樹是熱帶的植物，我國據說只有南嶺以南能生長；牠有氣根，枝幹連綿，一株樹就像一棟大廈。六榕寺所以出名，現在卻並不是因爲牠的榕樹，而是因爲牠門口的匾額。那匾額是蘇東坡的手筆，近日有位鐵禪和尚，因爲仰慕東坡之故，特地寄居這寺內；他說是要招徠遊客，使這匾額發揚光大。寺內現有許多酒樓菜館，是市民的行樂地。我們來遊時不過早晨九點多鐘，酒樓裏已有許多客人，我問周先生是甚麼緣故，他回答道：

『廣州有兩樣特別的東西：一樣是當鋪，一樣是酒樓。當鋪造得特別高大，老遠就可

望見；因爲這兒很早就是商業區域，人們的產業都帶流動性，一朝發生變故，便把衣物家具送進當舖，所以典當業非常發達。至於酒樓，是兼茶館的；廣州人上中下三等，每人每日大概要進兩次茶館。工人們的茶館價錢只要一分八釐，中等的三分六，上等的就要一兩角。他們在茶館裏休息閒談，討論債務，解決疑難等等，一坐便是幾個鐘頭，茶房毫不以爲奇怪，現在那些人正是在喝早茶呢！『照這看來，廣州市民，大約有閒的多罷。

我們朝北走，到了市外的觀音山腳下，就有很富麗的中山紀念堂，用大理石的材料，造成中國的宮殿式，可謂中西合璧。再前進到了觀音山，立在上山，市內的屋宇，大半收入眼底。回來到了拱北樓，裏面有四個銅壺，上天下小，很是稀奇。周先生叫我們三人猜牠的用處，史昌說牠是水桶，我猜牠是酒壺，鄭復看了半天，他說這四個壺有大小不同，怕是量東西的器具。周先生笑嘻嘻地說道：『你們三個都沒有猜中，都落第了！這是銅漏壺，古時沒有鐘表，由這壺裏滴下水的深淺，計算時間的。廣州還有幾付銅漏壺，不過這樓上的算最古，相傳是南越王趙佗的遺物哩！』我想趙佗那時，對北方漢族的文明甘拜下風，這銅壺說不定也是從北方傳來，而今西洋的文化從南方打入，廢置了的滴漏，無言中怕也有

許多傷感罷！

一轉眼離廣州的時候快到了，周先生抽出工夫整理行裝，最後的一日，他便叫他的弟弟陪我們玩。這是可喜的事。小周先生只有十三歲，我們尋他的開心叫他弟弟，他也高興地接受。弟弟先生最初帶我們到荔枝灣，我想起了蘇東坡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妨長作嶺南人」的詩句，以爲到了那兒，不妨吃牠六百顆，飽飽口腹。誰知是個空城計！這時只有那臺灣的流水，卻並沒有荔枝的影兒。弟弟先生滿足地笑了一陣，便帶我們走過海珠鐵橋，直到河南島上。這兒的繁華熱鬧和廣州市內一樣，可是有些店鋪，門口寫的「銀牌」，這是廣州所無。我們都問弟弟先生裏面做的甚麼生意，他只把姆指和食指做了一個圓圈，便甚麼也不說。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擁進一家「銀牌」去看，只見許多男男女女，圍住了一個圓臺，像看戲又像聽說書，手裏卻都拿了洋錢。我們想這不是好玩意，便又跑了出來；弟弟先生大發慈悲，自動地告訴我們這是番攤賭。他說廣州是禁賭而河南是容許公開賭博，愛賭錢的人們，一日之間，傾家蕩產，毫不奇怪。我想這種僥倖的玩意，最好是革除了罷！

回來沿江邊走了許多路，水裏的漁船，多數是全家同住船上。弟先生說這種船上的人叫做「蠻民」，他們這一族，是古時不許登陸的。現在雖然取消了這種命令，但他們別無生路，所以還是在水上以漁爲業。廣州市全體居民九十二萬，這種蠻民卻占二十三萬呢！

夜裏我們三人各寫着遊廣州的感想，我憶起了明朝孫賡的廣州歌，裏面有「廣南富庶天下聞，四時風氣長如春，長城百雉白雲裏，城下一帶春江水，……朱樓十里映楊柳，簾櫳上下開戶牖，……阿峨大舶映雲日，賈客千家萬家室，……」等等切景的佳句，那時的廣州，是一國之榮，詩人如此的讚嘆，今日的廣州，卻有沙基慘案，和平日的事事受迫於外人，而成爲一國之辱，詩人倘生當今世，又該怎樣說法呢？

漢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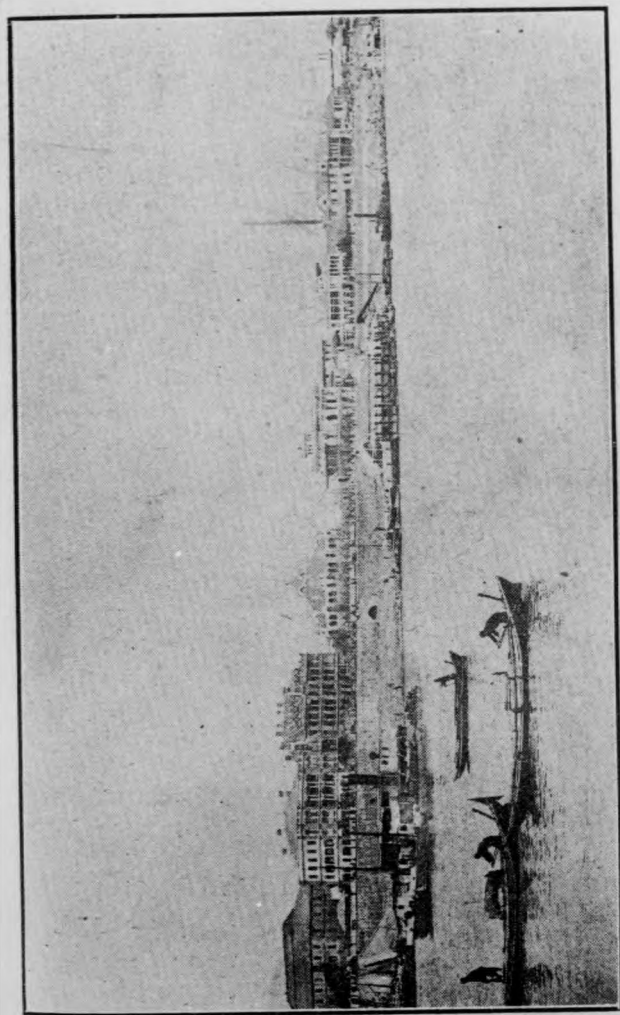
由廣州坐粵漢鐵路的火車到了韶州，這是北江沿岸第一大都會，湖南江西兩省南部的貨物，都集中到這兒，附近富於錳、鎢、錫、煤等礦物，又多甘蔗，所以商業很盛。由韶州再

往北，越過五嶺中的騎田嶺，便可到湖南的郴州，就是項羽葬義帝的地方。騎田嶺又名摺嶺，摺嶺是最奇妙的形勢：中間一條大路，左右兩山對峙。這兩山，形態和石頭的一層一層的顏色，完全一樣；土人說原來是一個山，後來被雷電打開了。這種迷信的話未必全真，也許不是雷電而是地殼收縮時中間一部分陷了的。總之，我們現在是無暇研究牠了。這一條大路叫做摺嶺路，平坦而很寬敞；周先生說牠和經過大庾嶺的梅嶺路齊名，是南方重要的驛路。在道光初年海運未開以前，所有朝廷往嶺南的使臣，以及南海番禺的貢禮，都由這兩路經過，所以有欽使路之稱。現在雖比較蕭條，將來粵漢路全部修成，這摺嶺一帶，定可繁盛起來。

過了摺嶺以後，我們便感覺忽然冷了起來，嶺南和嶺北，氣候相差這麼遠。尤其一件奇怪的事，便是入了湖南境內，年老的婦女，差不多盡是小腳，這是和香港、廣州不同的。郴州以北，坐汽車沿着湘江走，衡山七十二峯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從長沙再坐火車到武昌，這才是長江流域的正中心，而是我們要駐足的目的地。

武昌在前武漢市市政府時代，是合漢口、漢陽爲一區域，民國十八年以後，雖與漢口

漢口



特別市分離，但在形勢上而論，這三鎮仍當視爲一體。所以我們這次停留漢上時，武昌也就占其三分之一。但因漢口旅館設備周全，住宿便固定在那兒。

我們的旅館，是在漢口的江漢關附近，這一帶是靠長江江濱，以前盡是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日諸國的租界，現在有幾處雖已收回，而法、日兩國的租界依然存在。初到漢口的晚上，周先生只帶我們在舊英租界江濱散步一回，雖則還沒有窺見武漢的全豹，卻引起了我們的高興。

在江濱，從堤岸到水面，還有很高的距離，這因爲江水常常要高漲，這樣才可以得到安全。從堤岸到水邊，一片碧綠的草地。堤上的道路，分爲人行道和車道兩條，人行道靠着草地，非常整潔，夾道栽了樹木。當晚正是晚秋天氣，月色清麗，碧空江景，洗盡了我們長途的疲勞。周先生倚住了樹身似在沈吟，我們三人便在那草上路上，追來逐去。後來周先生慢慢地走了攏來，向我們說道：

『你們在這兒玩得痛快，當心一個江浪，打得你們周身淋漓哩！』史昌翻了一個筋斗，立起來說道：『周先生！你放心！如果江浪打得到這裏，怎麼會修這麼美麗的道路呢？』

周先生做了一個手勢，叫我們坐下來，他說道：

『來！我說的江浪是指帝國主義的槍柄。你們知道六七年以前，租界沒有收回，這地方不許你們這麼開心玩的。以前這條美麗的路和這些美麗的草地，是外國人散步的地方，中國人除非十分體面的而外，只能走在那條不整齊的車道上。如果我們國勢不斷地往衰弱的路上前進，這兒趕出我們華人的時候還會有的。』

我和鄭復同聲問道：『那麼我們怎麼竟然能從帝國主義者的虎口收回這租界呢？』周先生於是拉長了他的話線，說道：

『民國十六年一月三日，國民革命軍平定了武漢，民衆開會慶祝，就在江漢關附近演說。英水兵因爲這是他們的租界，耀武揚威地上岸干涉，與民衆大起衝突，雙方各傷四五人。民衆和英兵相持，晚上愈聚愈多，潮一般地擁入英租界。當時外交部長陳友仁，召英總領事到外交部，告以英人如不檢束，民衆將使英租界成爲無價值的物件，並命令他趕快撤退水兵。那時我國的民衆拚命反英，英人大起恐慌，第二天果然將水兵全體撤退，江邊由華兵和華警維持。又過了一日，英租界巡捕和公務人員都逃避一空，於是無形中便

交給了華人管理。一月六日，九江又發生英兵與碼頭工人衝突案，也因爲民氣激昂，英領事和官吏逃得精光。後來經過多次交涉，於十六年三月，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先後收回，所以現在在這兒，我們華人才得自由地行走了。」

聽了周先生的話，我們都跳起來叫嘯幾聲，又復奔跑了一回，彷彿前面有一架大鐘，我們要撞牠狂叫，使得全市萎縮了的民衆，又復興奮起來。

第二天，我們一早就乘渡輪過江，到了武昌城下，直步上黃鶴樓。這一個美麗的名詞，早已在我腦中起過好感；當我小時讀崔顥的「黃鶴樓」詩時，就想着有一天必得到這地方玩玩，而今果然實現了！我一面踏着石階，一面不覺低低地唸出了那首詩來：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
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

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。

史昌瞻着周先生已經離我們很遠，便舞弄他的頑皮，學着我的音調，搖頭擺尾地大哼而

特哼，我把他弄得難爲情起來。鄭復在旁邊拍手讚道：『讀得好！讀得好！再來一首！』我無論如何不肯答應，後來周先生趕着了我們，鄭復便央周先生幫忙，我只好再唸了一首李白的「送孟浩然之廣陵」：

故人西辭黃鶴樓，

煙花三月下揚州。

孤帆遠影碧空盡，

惟見長江天際流。

然而這回因爲是勉強唸的，聲調遠不如前一首的自然了。

到得樓前，我心裏不覺詫異，這一個千餘年前的古蹟，應當有牠十足的古色古香。可是眼前的黃鶴樓，卻是近代的極平凡的建築，兩旁盡是卜算星相的小攤，和煙紙糖茶的雜店；時代不同，名勝也喪失了牠華貴的彩色！

一入樓中展望，眼界卻確能窮極千里。長江浩浩蕩蕩，氣魄雄壯萬分；擁有這樣的大江的國民，眞算榮幸。漢水迤邐曲折，流入長江，把漢口、漢陽平分爲兩。三鎮的煙塵直上蒼穹，爲浩渺的長江揚眉吐氣。武昌城內的蛇山，自東而西，穿過全城直到江濱。黃鶴樓像是蛇山頭上的高冠，江濱黃鵠磯的礮臺，像是蛇山的利嘴。這礮臺，正對住漢陽龜山的礮臺，

長江在這兒特別狹小，龜蛇的利嘴，便牢牢地將長江咬住，多麼險要的地方！武昌的城垣十分雄厚，漢陽的城垣，不及牠的四分之一，漢口已經是和廣州同樣了無城垣了。

我和鄭復站在窗口，將這兒的形勢臨畫，忽聽得史昌問道：『周先生！辛亥年革命軍在這兒起義，不久就得各地響應，這兒爲甚麼這樣關係重要呢？』周先生從我手裏借去鉛筆，畫了一個大圈，圈裏畫了一個十字，然後說道：『這一個大圈彷彿中國的本部，長江從西方的重慶連絡東方的上海，就是這十字的一畫；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，連絡北方的北平到南方的廣州，就是這十字的一直。所以武漢成了十字的中心，四方都和牠相關。牠不但在政治和軍事上十分重要，經濟上也是內地的心臟，有人將牠比爲美國的芝加哥，牠確是有那同樣的地位。不過這三鎮既經長江、漢水將牠們隔離，便各有牠的特色：武昌是政治的重心，漢口是商業的重心，漢陽是工業的重心。以前曾有造橋之議，漢陽、漢口間和漢陽、武昌間，各架一鐵橋，使平漢、粵漢兩鐵路互相連絡。但因預算經費，約在一千二百五十萬元左右，近來年內戰，金錢都消耗在礮火之下，這事全然擱置了。武漢因爲牠的形勢重要，民國以來經過了多次軍閥的割據，塗炭了多數的生靈；人家說「黃鶴樓上看

翻船」是非常好玩，但一回想許多悲慘的陳跡，便怎樣幸災樂禍的狂人，也未必有心欣賞險惡的風濤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忽然想起了一句「人怕出名豬怕壯」的俗語，在內亂連綿的中國，重要的地方便是災難。

我們在樓上搜尋了一遍，卻不見所謂「崔灝題詩」和「李白醉筆」，問了一下茶館主人，才知這些久已被火燒掉；他指着費文禕跨黃鶴登仙的遺跡給我們看，我們也好「姑妄聽之」。

下了黃鶴樓，沿江濱向西南走，經過了紡紗廠、織布廠、繅絲廠、玻璃廠等工場，然後到了鮎魚套。這地方現在很冷靜，但周先生說以前自六朝到唐，武漢商業不在漢口而在這一帶。唐以後才移往漢陽，宋時漢陽城外沿江數萬家，號稱極盛。明朝中葉，漢陽遭水火之災，商場才移到漢口。現今粵漢路有支路到此，盛衰無常，將來也許還有重興之日罷。

復轉北入武昌城內，到蛇山南麓，一處叫抱冰堂，周先生說這是張之洞治理湖北時的俱樂部。從抱冰堂通過黑暗的隧道，到了蛇山的北麓，我們覺得穿山洞很有趣，要求周先生再穿過別一個洞。周先生笑道：「好，你們等着罷！等到那邊龜山的老烏龜，到這兒作

幾個洞時，你們便可任意地穿來穿去。』我們問他是甚麼意思，他說蛇山長十多里路，就只有這一個隧道，這還是黎元洪拿了副總統的資格才得開通的。以前這兒的人，都信蛇山是龍脈，是王氣所鍾，雖然牠阻礙交通，一動也不敢動牠。中國人的迷信，可謂够深了！

在城內玩了一回，市面不十分熱鬧，街道也很狹隘，因為時間已晚，恐長江的輪渡停止，便急急地回到漢口旅寓。

次早我們渡了漢水，步上漢陽的龜山。看過了礮臺，便到山頂的鄂王廟，這廟是祭祀岳飛和武昌城外的漢壽亭侯關公相對，鄂人的記念關岳，於此可見。在廟前眺望，龜山北麓靠漢水的一面，是漢冶萍煤鐵鑛公司，公司的西面是兵工廠，再西是西月湖，在煙囪林立的地方，夾着一片清淡的碧水，點綴可謂不惡。龜山的南麓有蓮花湖，湖南是漢陽城，城南隔一條河水，四周被水環繞的是鸚鵡洲。此外把眼光移到遠處，便無論是長江的南岸或北岸，除了平地之外便是湖澤。這兒的湖澤之多，使人驚異。後來我止不住問周先生是甚麼理由，他回答道：『這一帶古時是一個大湖，後來被各河流的泥沙所埋沒，才漸漸變了陸地，所以到現在還有許多遺下的小湖。這兒的地勢很平，長江的水流出去很慢，因

此到多雨的時候，常常要成水災；前年長江大漲，這一帶簡直像大海汪洋。』我雖沒有親見那時的情狀，但記起那時報紙的記載，不覺淒然。

我們到了漢冶萍公司，裏面一位李先生帶我們參觀，順便給我們說明。他說這公司開辦於前清光緒十七年，到現在已經四十餘年，合萍鄉的煤，大冶的鐵，在漢陽鐵廠內鑄冶，算中國最大的實業。但是近年來一再地向日人借款，日人的資本，將超過五分之三。民國二年的借款合同，在四十年之內，應售與日本生鐵八百萬噸；民國七年又訂約，每年供給日本九州鐵廠生鐵六萬噸。最近公司虧折日多，一部分已停工，但爲條約所拘束，不得不設法購足生鐵送於日人。鐵是工業的元素，漢冶萍公司是這麼的內容，要怎樣整頓才好呢？

隨後到了兵工廠，周先生將辛亥革命時此廠得而復失的情形說了一遍，他又說自瀋陽上海的兵工廠遭了變故以後，這兒算是全國第一的槍彈火藥造製所了。

我們到了古琴臺，臺在西月湖的旁邊，大門正對着龜山，堂上有「印心石室」四字，是清道光的手筆。沿左廊的石階走上，就看見題着「琴臺」的匾額。苑裏有臺亭一座，相

傳就是伯牙彈琴的地方。現在彈琴的伯牙和聽琴的鍾子期，都已經是久遠的古人，徒留這寂寂的空臺了。

經過了魯肅墓，往東南就是鸚鵡洲，洲上有一所荒涼的古墳，斷碑上刻着「漢處士禰衡墓。」周先生爲我們說明禰衡的來歷，說他是三國時人，有文才而性情高傲，曾裸身大罵曹操，并罵過劉表和黃祖，後來終被黃祖所殺。我想起了他的名文鸚鵡賦，才情這麼煥發，他若生在今世，不知會不會染上時下文人的惡習，拜倒在權貴的腿下呢？

回來時沿着江濱，經過了晴川閣，在閣眺望了一回，已經是暮靄沈沈，江天莫辨了。

晚上從漢口的寓所舊英租界出發，順江而北，首先經過舊俄租界，這已於民國十三年收回。接着到了法租界，仍然由法人管理，再過去是舊德租界，是在民國六年收回。最後是日租界，這當然是最難收回的。回車經過漢市的中心歌生路，濟生路一帶，熱鬧繁華，可和廣州的長堤相並。再西進到漢水之濱，也是擁擠非常。周先生說辛亥之役，漢口的中國街，十分之九被焚，重興後道路較前寬廣整潔。所謂「火燒文明」，雖很殘酷，卻是事實。

最近漢口市，人口已到七十餘萬，合武昌、漢陽兩鎮，共計一百五十幾萬，據說十年來

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。武漢在長江中流，農業繁盛的區域，最近農村經濟破產，都市人口激增，這是當然的結果。

武昌城外有武昌大學，建築和設備，據說爲中國各大學之冠；但因我們的船期已迫，不能去遊，實爲離漢時的一點遺憾。

南京

漢口、上海間往來的輪船，多數是屬於外人的船局，我們得買到本國招商局的船票，心裏稍覺安慰。滾滾的大江，載着我們東去，目送兩岸的村樹飄飛，又感覺一種痛快。經過了陡立江岸的「赤壁」，又經過了「鐵鎖橫江」的遺跡，便到了長江沿岸三大商埠之一的九江。船泊在這兒的時間不多，我們沒有上岸。次早當我們立在甲板上眺望時，看見江中一山直立，上有紅欄高閣，蒼樹掩映，景色奇佳。周先生說這是有名的小孤山，並問我們有否讀過明朝吳敖「過小孤山」的詩，我們都向他搖頭，他便唸了出來。我把中間「世道既瀾倒，士習亦風靡；不有江心此山出，世上何由作標砥？」的幾句反覆了兩遍，便說

道：『周先生！這詩在現在讀來，最好改爲「世道旣瀾倒，士習亦風靡；便有江心此山出，何由世上作標砥？」我剛說完，史昌和鄭復已在鼓掌。周先生點頭說道：『這全是詩人無可奈何的寄託之辭，其實山自爲山，那一個時代牠真能影響世風呢？給你這麼一改，真合事理了。』

過了安慶、蕪湖諸埠，又過了東西梁山，不久就到了南京城外的下關。上得岸來，已是暮色蒼茫，周先生說恐時候太晚，入城不便，便在下關安宿一宵。客舍無事，買了南京的名產「松子糕」，一面吃，一面長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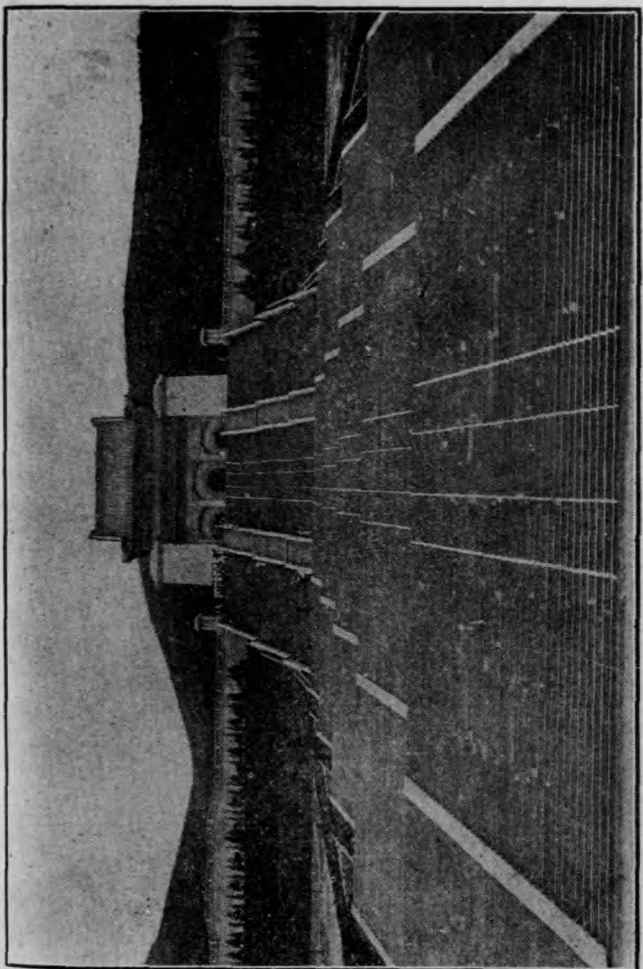
周先生用口試的態度，問我們所知道的南京的別稱。我拿了火箸在火盆裏畫了「金陵」兩字，史昌搶着畫了「江寧」，鄭復畫了「建康」，後來他又覺得「康」字不對，改了「建業」。周先生點頭道：『你們說的都對，不過再得解釋這些名稱的來歷。』於是我說道：『南京最初是春秋時吳國的地方，後來楚國滅了吳國，在這兒埋了許多金子，說是要鎮壓王氣，所以叫做金陵。』周先生說道：『對的，可是後來秦國又滅了楚國，便又改爲秣陵了。』他又朝着鄭復說道：『你提出的名稱怎樣解釋呢？』鄭復慢吞吞地老氣橫

秋地答道：『到了三國時代，孫權建都於此，就把牠改稱建業。東晉時君臣把國都搬到這兒來，支持危局，於是改稱建康。』最後我們都把眼光移到史昌身上，等候他的解釋，他臉紅了起來，說道：『這名稱萬花筒似的變來變去，變到清朝，就稱爲江寧。』我們都笑了。周先生說道：『江寧的來歷，不是始於清朝而是始於五代，到明朝，明太祖都此，改稱『應天』，後來燕王北遷，改爲南京。民國元年，孫文在這兒就臨時大總統，十七年七月，國民政府以這兒爲首都。現在的城牆，是明時的內城，周圍九十六里；當時的外城，據說有一百八十里，可惜早已坍塌了。』

由下關入南京城，走在一條很寬的馬路上，馬車夫說這是迎櫬大道，是中山先生安葬時修的。沿途看見的多半是荒涼的郊野，我心想首都莫不像曹操下江南故事中的大饅頭，老吃下去也吃不到糖的心。約莫走了十多里路，漸漸有了城市的模樣，過了鼓樓，這才是萬家柳比的真正的都城。在秦淮河邊找定了旅寓，就匆匆地雇車出遊。出了中山門（舊稱朝陽門），一望荒涼，枯墳纍纍，看那些碑上的字跡，知道大都是辛亥革命陣亡的兵士。他們的頭顱換來的民國，現在也還是水深火熱，不禁唏噓！車夫驅馬直往明孝陵，沿

途斷磚殘瓦，崩石頽垣，連綿數里。未至陵前，先有多數的石人石馬，既高且大，夾道而立；於蔓草荒煙中，似乎還尋着封建的殘夢。陵前有一黑色的高牆，正中有一大門，從牆門內走進，到了「饗殿」裏面，供着明太祖的遺像。再往北便是祭壇，從壇下通過隧道，再從壇後上階，可到壇上。祭壇建築非常宏壯，壇北土石成山，上面松柏交錯，這是太祖埋骨的地方。這兒的地位恰當紫金山（即鍾山）的半麓，孝陵高高隆起，儼然一阜。我們立在祭壇上面，南京城的全景，歷歷在目；但因東面便是紫金山，決意趕到那兒眺望，實行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之意。可是當我們下壇時，前前後後擁滿了乞丐；這兒乞丐之多，和他們爛口缺鼻形態之驚人，爲初次遇見。沒落了的人羣，在那沒落了的古蹟中，依賴着牠苟延喘息。離明孝陵的里餘，山腰中有個紫霞洞，裏面能容十幾個人；上面有清泉，從山澗間流下，終日不絕，看去很像瀑布。從紫霞洞到中山墓，約莫又是一里多路。中山墓全體白色，和古色青蒼的明孝陵，恰好是一個對照。墓地成一個大鐘形，由一個可容五六萬人的廣場，走上三層石級，才到上面的平臺。平臺的中央是祭堂，祭堂の後壁有門通墓室。墓室作圓形，中央放着銅棺。孫先生奔走國事數十年，而今安睡在這銅棺之內。中山墓地位比明孝

中山陵



陵略高，展望更便，但我們仍維持原來計劃，直往鍾山頂上跑去。

鍾山有一千多尺高，想從高處放開眼界，固然是我們要奮勇上登的第一原因；然而牠還有一種魔力，即是牠上面那一層淺雪。我們雖曾聽過牠的芳名，卻不曾見過牠的玉姿。將近太子巖的時候，道旁的衰草叢中，已經有砂糖似的白雪，我們便收集攏來玩弄。起初拿了些放進口裏，後來又給牠團成圓球；各人都積下了許多的球，卻想不出牠的用法。忽然周先生說道：「來！我們來雪戰罷！」他叫我和史昌做一邊，他自己和鄭復做一邊，於是將雪球擲來拋去，打得週身發熱，然後才罷手，走進巖前的七佛菴。菴僧給我們泡了茶，再引我們看六朝時蕭統講經的地方。從菴後上登，就是太子巖，又叫做昭明書臺，是昭明太子讀書的地方。到這臺上，我們才稍坐休息。俯視山南的景物，長江像一根柔弱的瓜藤，南京城像一個葫蘆，在下關連結於那根藤上。後湖和莫愁湖像兩片綠葉，秦淮河像一條支蔓。而極目無窮的平野，像是瓜圃。至於北面以鍾山為頭目的那一列半圓形的山，直圍到江濱像一個缺口的玉鐲，那便是瓜圃的半個籬牆。在這肥美的安全的瓜圃裏面，結下南京這一個大的葫蘆，牠已演過重重興亡的史劇，目下和未來，牠將再販賣甚麼藥品

呢？

隨後我們又到了鍾山的西峯，峯頂叫做天堡城，地勢險要，以前建有礮臺。辛亥光復南京之役，浙軍拚命奪取天堡城的礮臺，終於清兵棄城而逃。這一戰的功績，對於民國的成立非常重要，現在築有浙軍陣亡將士紀念塔。

因為寒氣的逼迫，很早便向歸路。這時長空一陣暮鴉，從西南飛向東北，似乎已經橫貫全城，卻還不見牠斷絕，莫不紫金山一帶，是烏鴉的首都罷？記得有兩句「百官此日知何在，惟有羣鴉早晚朝。」的詩，說是明太祖的孫惠帝，被燕王攻破南京城後逃出爲僧時做的。不知他寄居的廟前所見的飛鴉，有沒有南京這樣長的隊伍？若僅是散散落落三五隻，那這沒落了的君王，感慨將更多了。

晚上周先生帶我們沿秦淮河而行，一面他講了許多的故事，他說秦淮河是秦始皇所開的運河，始皇聽人說這兒有王氣，故意導淮入江，破了牠的風水。後來六朝的時候，這河邊的風流韻事，一直傳爲千古的佳話。以後經過宋元到了明代，河的兩岸，多半是麗妓的粧樓，柳暗花明，簫聲琴語，岸上人樂，畫舫中人更樂。到清代海運通後，才漸衰頹了。這時

忽見一塊小木牌，上面有「古桃葉渡」四字。周先生說這是東晉王獻之迎他的愛妾桃葉、桃根的地方，當時他做的「桃根復桃葉，渡江不用楫」的豔詩，現在還傳遍一般人的口頭。再往西走，到了文德橋，附近停了許多的畫船，但其中很少有歌聲浮出。周先生問了別人一下，才知自國民政府建都這兒以來，施行禁妓，河中不許這千人營業，只有幾隻茶舫，有少女們在裏面賣唱。其餘的畫舫都改了旅舍，因為南京人口驟然多了一倍以上，那些沒處安搭的人，便發展到了水上。這一來秦淮不免冷寞，然而自鴉片戰後在南京訂立那辱國的條約以來，失臺灣，失澎湖，失朝鮮，新近又失東北，失地一榻糊塗，五卅慘殺，沙基慘殺，濟南慘殺，萬縣慘殺，慘殺暗無天日。我想幸而也沒有了那些歡樂的歌聲，不然，必有一部分傷心人，也將如唐朝杜牧過秦淮時，吟出：

煙籠寒水月籠沙，

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
商女不知亡國恨，

隔江猶唱後庭花。

那樣哀感的字句，則首都不免要平添一分愁雲了。

到了夫子廟，門前燈火輝煌，我戲對史昌說道：「孔門到底不同！」他向前瞪了一下

眼睛，便道：『快去看孔門的桃李罷！那兒鑼鼓喧天，正唱着忠孝節義呢！』鄭復鼻子嗤了一下，溜到周先生的跟前，他們就在那古物攤上，翻東翻西地看。史昌拉了我去聽戲，一陣陣擠來，我們隨着聽了幾處的清唱；可是當我們要想找周先生時，卻怎麼也尋不着，到處是遊戲雜耍，茶樓酒市，想立在一個清靜一點的地方等候也不可能，心裏不覺着了慌。後來一想回旅館的路是很容易，只要沿着秦淮河走便是，索性玩了一會才出來。

當我和史昌脫離了雜沓的夫子廟時，周先生和鄭復卻立在文德橋橋頭，我們兩下走了攏來；周先生問我們玩得如何，我們笑而不答。鄭復很神氣地說道：『我們見到了烏衣巷裏面到處是王羲之的字，還有謝安的塑像呢！』我們覺得有些懊喪，可是周先生說道：『別開玩笑了；烏衣巷只有一塊石碑，所謂東晉時王謝兩家的樓臺，影子也沒有了！』這才我們也安心地回寓。

在旅館前面，遇見一批客人，他們見了周先生都歡叫起來。原來他們都是同學，同是南京東南大學畢業。周先生叫我們先回房睡，我們卻在房裏等着；等着他回房時卻帶了一個少年同來。周先生說道：『這是我的朋友張先生的小孩，我明天要開同學會，特地請

他陪你們玩，他是五卅公學的學生，明天是星期日，你們正好玩一天。」我們非常高興，都和他握了手。

周先生爲我們雇好了一架馬車，我們很早便出發。先到了第一公園，花木參差，假山玲瓏，臘梅的香氣，令人心醉。裏面有歷史博物館、圖書館、紀念碑等。清晨遊人不多，宿鳥全靠我們驚破了寂寞。其次到了古物保存所，據說以前是明代的故宮，經過洪楊和辛亥革命兩次的烽火，故宮已完全變爲瓦礫。古物保存所乃是民國新造的樓房，裏面陳列有墓、甗宮、瓦、碑、幢、井、欄等物，最出色的是一塊「血、蔭、石」，據說是方孝孺不肯爲燕王草詔，被殺了十族，而他本人的血便濺在這塊石上，至今還有紅絲縷縷。這紅絲是不是當時的血液，且不必論，這種寧死不屈的精神，卻是使人拜倒的。

驅車往西北，經過了許多曠地，到了北極閣。我們請張光兄告訴我們北極閣的來歷，他領我們上了山頂，便詳細地說道：「這山原名雞籠山，元時在這兒製了觀象臺，明朝改爲欽天臺，這山也就叫欽天山了。現在中央研究院在這兒設氣象研究所，機械都很精良，但我們不能進去參觀。」這兒的地勢頗高，全城的景色都看得清楚。北面的後湖，水底映

着鍾山的雙峯；南面山下，有中山大學（即以前的東南大學），中大農場，暨南女學，金陵大學，金陵女子大學等學園。後面爲雞鳴寺，我們走上雞鳴山，便到了寺前。寺朝南，後面有樓朝北，叫做豁蒙樓，我們在這兒停不多時，便向西方的臺城走去。張光很正經地問道：『你們那一位先上臺城？』我們說一塊兒同去，他說不行，我們問他怎麼道理。他見我們不懂他的意思，便笑道：『我是講的笑話哩！所謂「上臺城」便是說你餓飯去。因爲臺城是宋齊梁陳的故都，梁武帝都這兒時，晚年相信佛教，幾次到同泰寺去做和尙，同泰寺便是現在的雞鳴寺。當時他放棄了國家政務，侯景就起兵作亂，決後湖的水灌注臺城，梁武帝便餓死在城裏了。所以後人說窮極餓飯，就叫做「上臺城。」』我們見他這樣開玩笑，更和他親密起來。

張光帶我們到一個井旁，上面石欄上刻着「胭脂井」三字，他說這是陳時的宮井。陳後主聽了隋兵已到，便和張麗華，孔貴嬪兩美人，跳在這井裏，後來終於被人找出，所以有人稱牠爲「辱井。」南朝正是風流的天國，但求膝上的美人嬌豔，家國興亡，無所關懷的。這風流的精神，願牠永葬在亂草荒煙間，不再擾亂這民族危急存亡的時代！元朝的薩

都拉，他在「金陵懷古」一詞中，曾有這般濃厚的傷感氣分：

六代豪華，春去也更無消息。空悵望山川形勝，迥非疇昔。王謝堂前雙燕子，烏衣巷口曾相識。聽夜深寂寞打孤城，春潮急。

思往事，愁如織。懷故國，空陳迹。但荒煙衰草，亂鴉斜日，玉樹歌殘秋露冷，胭脂井壞寒蟄泣。到而今只有蔣山青，秦淮碧。

但在我看來，那種貴族的奢侈豪華，毫不足追懷的。

下山後到了後湖，這又叫玄武湖，面積據說周圍將近四十里。湖裏有亞洲、歐洲、澳洲、美洲、非洲，叫做五洲公園。我們當不住寒風的凜冽，只在亞洲上繞了一圈。張光說若是在夏季荷花開時，坐在畫舫裏納涼，是南京人尋樂的一件大事。

馬車載着我們經過了鼓樓花園、大鐘樓等地，又經過小倉山下袁子才的隨園的遺跡，便到了清涼山中的清涼寺。寺前有清涼門，張光說俗話叫做「鬼臉城」，是石頭城的遺址。清涼寺左右都有許多僧寺，記得在家時叔父教我讀吳梅村的「清涼山讚佛詩」，他說裏面的隱意是指清順治爲了董貴妃病死而出家爲僧，寄居在清涼寺。如果屬實，這又是石頭城的風流債。

下山後去遊莫愁湖，起初我以為牠既是盧莫愁的故居，一定很清雅典麗，實際卻非常頹壞。只有湖南鬱金堂裏面，有一幅莫愁女的繡像，表示牠是千年的陳跡。這時城內已經上燈，便直穿過城南熱鬧之區，回到旅寓。

車在鬧市走時，簡直是一種奇觀：舊式的街道很窄，而行人卻極多，於是馬頭常常撞着人背；車身佔住街心，行人幾於無立足餘地。有幾處我們遇見了汽車，只得讓在巷口；汽車過時行人更是慌忙，這樣窄的路而有這樣寬的車通行，使人起一種奇異的感想。更令人心境繚亂的便是那滿街的乞丐，他們不顧人家討厭，不顧汽車馬車的危險，團團地跟着車子喊叫。這些囚首垢面的動物，無所謂廉恥，也無所謂生命，所有的便是人們擲下的一文二文。張光見我們三人都有些驚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住在外國人的香港，怕沒有見過這種景象罷？南京接近江北，江北淮揚一帶的難民，都丟了他們不中用的田地，逃到城裏來。城裏我們只聽過「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」像他們所要的既不是名也不是利，只是一碗殘羹剩飯，城裏又有甚麼辦法？所以只有沿街討乞的一途。民國十七年以前，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八萬左右，現在增至六十三萬多了。這六十幾萬人中間，農工商學有職業

的不過二十萬人，軍政界大約五六萬人，其餘失業的和無職業的，據十九年份南京社會局的報告，總共是三十萬人。這些人有多少會流爲乞丐，可想而知了。」我想了一下，真乞丐和半乞丐合在一起，大約得好幾萬罷？

周先生比我們先回寓，我忽然想着了一件事，便問道：「周先生！南京是孫吳、東晉、宋齊、梁、陳、南唐、朱明、太平天國的故都，但現在我們所見的古蹟，只有東晉到明的東西。孫吳離此刻太遠了，大約已經湮沒；太平天國離現在最近，爲甚麼一點也沒有呢？」他笑笑地答道：「這問題應該你們自己解釋。」史昌搶先說道：「這是清朝燬滅掉了的。清朝看太平天國是叛徒，當然不給牠留一點殘跡。」鄭復眉頭縐縐地說道：「大約他們建都的時間太短，沒有多少遺物；同時湘兵攻入城時，有許多東西已被焚燬了。」我剛想說出我的意見時，張光已經先開口，他說：「洪楊在這兒的時間雖短，但至少總有幾件事，譬如洪秀全死的地方，某某宮人殉亂的地方，然而他們既已被看作叛徒，誰敢爲他們紀念呢？」我拍手叫道：「我也是想說這話！」最後周先生說道：「你們所說的都對，一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，」太平天國諸人，可謂極不幸，然而他們的精神是不滅的，辛亥革命的成功，就是

這排除腐敗的滿清，建設維新的政府的精神，得來的勝利。當時的遺跡雖百無一存，然而他們不會被人遺忘的。」我聽了這話，覺得一切爲理想而犧牲的人們，都可有所安慰。

送張光兄到客棧的大門，門首許多書生似的人在徘徊，聽他們的談話，知道都是找不到棧房的旅客。歲暮途窮的時候，來南京謀小差事的人更多，因而旅館大起恐慌，白天他們有十字街頭可供奔忙，晚上朔風可不能給他們幫忙。看他們那副衣衫單薄的神情，禁不住又憐又嘆。

夜深圍爐品茶，史昌忽嚥着茶裏有鹽味，隨後我和鄭復也都感到。周先生卻笑道：「你們天天喝的鹹水茶，直到今晚心靜了，才感覺到，真是可笑！南京最缺乏好的飲料，普通好人家都是喝的天然雨水或江水，也有高貴的人家喝的蒸溜水，然而一般人大概是喝苦澁的井水。井水味道雖壞，幸而還不像江南城市裏那種污穢不流的溝水，不過這當然應得改良的。」

次早周先生給了兩塊錢給茶房，不一會他給我們買了一隻風雞和一隻板鴨，還有麵包和五香小肚，預備帶出去作午餐。我問周先生爲甚麼這些東西如此便宜，他說：「因

爲吃得起的人太少的緣故。附近一帶是農業發達的地方，穀價受外國米輸入的影響非常便宜，許多人養了雞鴨去賣，然後換了錢來買麥粟或還稅。『我想有錢的話，長久住在南京，口福是不會淺的。

出門沿着馬路直達湯山，山上有七個溫泉，溫度都在攝氏四十度左右。我們走進湯山俱樂部，在裏面洗了浴，精神非常煥發。據說泉中含有幾種礦物質，可以治療好幾種病。可惜牠離城太遠，一般平民出不起交通費，不然對於不易洗浴和不易求醫的窮人，將是一個最大的福音。山上有許多精緻的宦家的別墅，我們溜覽了一會，便向靈谷寺去。周先生說這寺在歷史上很有名，然而現在很頹廢。迴車直趨城南的雨花台，是一個相當高的山，上面有礮臺和鍾山的天堡城遙遙相對。地上五彩花石，俯拾即得，有幾個赤腳的小孩提籃來賣，我們都買滿了衣袋。

返寓的途中，細細地觀察了南京一般人的生活，矮矮的房屋，小小的窗戶，樸實的穿着，處處表現着少染歐化，和香港、廣州、漢口大不相同。然而嶄新的洋式的樓房，也所在不少，十年以後，當大有可觀。現今大戲院、電影館、大飯店等娛樂場，已經俱有大都會的規模。

這些東西，常常是都市開發的先鋒。以後但願平民的工廠，多於貴族的大學，出入於完善的工廠的人員，多於各部廳提了皮包的官吏，才真正表現革命的首都的精神了。

上海

別了首都，坐京滬路的火車直往上海。上海！這名冠全國的地方，有人當牠是地獄，也有人當牠是天堂。我們不管牠是天堂或地獄，總之就要親眼看見。在京滬車箱中，老是見到無邊的平原，到處是田園水澤，牛亭茅舍，這就是所謂江南！有這廣大肥美的平原，又有江海的交通相副，牠們所結晶成的上海這寶珠，其繁華我們可以想像幾分。

火車停到上海的北站，我們隨人波奔出站來。這隔滬戰後僅僅一年多的時光，街上卻這般人山人海，看不見絲毫蕭條的景象；飢餓逼迫着人們，徧會趕到這恥辱地、恐怖地、血腥地來求生存！

旅館是由周先生選定地位適中的南京路的大東，從樓上的窗口下望，這五卅慘案的傷心地，只有行人和流水似的車子在鬪爭。至於行人，一派是糾糾的洋人，一派是柔靡

萎縮的華人；兩派各在夢想他們的剝削欺凌或偷安忍辱的世界，毫不衝突。

我們的附近就有上海三大百貨公司——先施、永安、新新，三公司都有屋頂花園，所謂花園，實際便是遊藝場，裏面有京劇、影戲各種的玩意。公司裏陳列的貨物，不外是東西洋貨，歐美呢絨，滿目琳瑯，土老的華貨，真不當百分之一。

我們走馬看花似的穿完了這兒。第一的鬧市，便從先施公司門首坐電車朝東，到黃浦灘下車，買了外灘公園的門票步進園裏去。園在黃浦江濱，南北狹長，史昌喜歡聽「呬啞」的櫓聲，便揀定靠近蘇州河流入黃浦江的地方坐下。這兒只有槳聲濤聲，令人忘了鬧市的囂煩。黃浦江的那岸，也是屋宇相連，周先生說那兒叫做浦東，工業也很繁盛。江中有許多嵯峨的兵艦，上面掛的英法美日各國的旗幟，我們心裏都很明白，誰也不問甚麼。這邊沿馬路一帶，都是崔巍的銀行，其中外人辦的居多數，這時已過午後四點鐘，門口冷冷清清地無人出入。馬路上的汽車、電車、人力車，像江裏的流水，後浪追着前浪，久看叫入昏暈。我心裏忽然有所感觸，便問周先生：上海怎樣會如此的繁華，周先生說道：

「這都是帝國主義者的功勞。以前這地方本很荒涼，自從鴉片戰爭允許了英國五

口通商，上海因爲牠地位的優良，一方是中國海岸的中心，一方是長江流域的吐口，所以在五口中特別發達。同時自洪楊之役，以至於民國以來長期的內亂，國人都趨於上海的租界以求安全，因此發達更快。現在這兒人口有三百五十幾萬，不但在全國爲第一，在全世界也是前十名之內。以中國的貧弱，而能製造這麼一個繁華的地方，可見是吸盡了各地的膏血，而這些膏血即所以養育帝國主義者的精力。從這兒輸入的洋貨，每年達五萬萬，以至於七八萬萬兩，我們孝敬了牠們這個數目，還得對牠們唯命是從。他們把我們當成狗——以前這些外國公園，門口都寫着「華人與犬不准入內」——我們也只好以狗自居，不敢反抗。算是一二八的滬戰，我們站起來像個人樣，挺着頸子和他們拚了一下；然而終因爲沒有拚命拚到底，他們的橫行，依然如故了！這番話使得我們淒然。隨後史昌說道：『明天我們能不能看一看戰後的遺跡呢？』周先生點了一下頭，於是領了我們沿江邊走了一回。

晚上我們把上海市的地圖細細地看，蘇州河的南北兩岸直到黃浦江濱，屬於公共租界；公共租界的南方是法租界，法租界的南方是上海縣城，稱爲南市；公共租界的北方，

沿京滬鐵路和淞滬鐵路一帶，稱爲閘北。南市和閘北，才是華人管轄的地方，然而聽周先生說來，已經日漸被劃入外人勢力範圍之內，去年戰事發端的虹口一帶，儼然是日本租界了。

我們由北四川路向虹口走去，兩旁許多被槍礮炸燬了的房屋，至今還沒有修葺，周先生說北四川路以前本是上海第二鬧市，自從戰後，遠不如法租界的霞飛路了。虹口一帶很多日人的商店，最滯目的便是戰後新造的日本兵營，據說裏面構造十分堅固，可以作戰時的壁壘；有此根據，將來的凶暴，更不知到如何程度。由虹口轉西，就到了閘北，這真是傷心的地方！許多高樓大廈，都成了頹垣瓦礫；滿街乞丐成羣，人過處如餓狼的追隨。豬犬、寶山路一帶，以前聞係最爲繁盛，今猶未復舊觀。後至寶興路北，有五卅烈士墓，墓上置石刻雄雞，大約取其報曉驚夢之意，墓前立一碑，上刻「來者勿忘」四字。在這一隅徜徉，不自覺而感到我們是次殖民地，是受壓迫者了。

由北站乘淞滬路火車直到吳淞，沿途所見，和閘北情形相似。商務印書館、東方圖書館、勞動大學、中國公學等大建築物，但餘危牆直立。寒風颼颼，彷彿有萬千的怨鬼，在亂堆

中啼號；我們各隱着悲痛，沈默地觀察了一遍。隨後坐汽車到新造的上海市市政府，碧瓦紅柱，外觀似古宮殿，內部的構造又取法西式，甚爲壯麗。四周曠野茫茫，這大廈不免有些寂寞。周先生說新近的大上海市計劃，連合上海吳淞爲一區，於吳淞建築船塢，使新式大洋船可以自由出入；同時商業移往吳淞，則上海的租界自然等於廢物。所以在吳淞與上海之間適中的地點，修造市政府，已於二十三年元旦，移往新屋辦公。大上海市的計劃若真能早日實現，當然是極可欣慶的事，祇恐半殖民地的中國，難以如願地進行。我和史昌、鄭復三人，趁着周先生在看遠景的當兒，返身向市政府的前門行一鞠躬，默禱牠未來的繁榮。

回來經過江灣體育會路，只見車如流水，我問周先生是甚麼地方？周先生說這是跑馬廳，此刻正是賽馬的時候。他一面說一面買了門票帶我們進去看，裏面人數很多，上中下三等都有，我們都很奇怪，勞動階級的人怎麼有這些閒情逸致。後來才知道這不是純粹的遊藝，而是一種賭博，裏面來賽的馬都有號碼，誰買中了最先跑到的馬的號碼，便有獎金。周先生說上海共有三個跑馬廳，其餘兩個，一個是在公共租界，一個是在引翔港。我

想這些地方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傾家蕩產，走頭無路，祇是爲有錢的人添些熱鬧罷了。

在江灣，順便去參觀了復旦大學。周先生說這一帶以前是文化區域，滬戰時逼給日人的礮火毀掉，現在只剩復旦和持志大學。日人心計毒辣，破壞了我們的物質，又故意破壞我們的文化，真是可恨極了！

晚上我們翻開上海市大觀來看，周先生問我們明天愛看甚麼地方。我說要看徐家匯天文臺，史昌說要看「四個世界」。鄭復說要看龍華寶塔。周先生說這些地方都得去看，只怕要分做幾天，因爲地方太大了。

第二早我們由南京路往西，電車中看見那公共租界的跑馬廳，裏面有許多西人在踢足球。附近有一所高樓，共計二十二層，爲金城、鹽業、大陸、中南、四行儲蓄會的產業，上海的洋房，據說牠算最高的。

電車坐到了靜安寺，我們便下來步至寺前，馬路的中央，一口石欄圍着的古井。周先生說這是上海唯一的古井，裏面湧泉晝夜不息，一般人稱牠爲「海眼」。以前上面還有一亭，現已坍塌，清代乾隆帝遊江南時，曾題牠爲「應天湧泉」。上海是一個新興的洋場，

古蹟絕少，因此這古井相當有名。同時靜安寺也是有名的大廟，每年舊曆四月初八日，善男信女稱之爲大佛生日，又叫做浴佛節，其實便是定期的廟會。到那時前後數日，來此禮拜者非常擁擠，一般小販都來擺攤，情形十分熱鬧。

從靜安寺再往西，坐的愚園路的無軌電車，我坐無軌電車還是第一次。牠也和有軌電車一樣，分爲頭等二等兩個車箱，初坐電車的人，以爲頭等太闊氣，二等太不體面，總想找二等來坐。然而上海的電車是缺少二等的，我和史鄭兩人曾經思索過這理由，大約洋人在上海修電車之後，覺得他們和我們襤褸的華人中間相距決不止一等，所以從他們常坐的頭等，一降下來到我們華人常坐的車箱，便是三等了。我們把這話告訴周先生時，他也點頭稱是。

從車窗看愚園路的景色，馬路非常潔淨，兩旁盡是精緻的洋房和繁茂的樹木。周先生說這是上海最貴族最清雅的地方，到了晚上，除了汽車而外，絕少行人。愚園路的盡頭有兆豐公園，這又是貴族的遊散地。裏面草場密林，清池小橋，佈置非常幽靜。並且附設有音樂堂，動物園。活潑整潔的兒童，瀟灑舒適的男女，彷彿天國樂園裏掉下來的幸福的人。

們，在這兒歡笑徜徉。我們看了這些，也就流連不忍別去。後來周先生說道：『你們要看的
地方多着呢，萬不能停在這兒大半天不動。上海好玩的公園，你們才只看過這兒和外灘
公園兩處，此外還有虹口公園、法國公園、匯山公園、舟山公園、崑山公園、文廟公園、半淞園
等等。還有私人的花園，像猶太人哈同所設的愛儷園，比這還更富麗，你們若是這樣慢吞
吞地遊法，要幾時才能離開上海呢？』我們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好跟着他出了園門。

出了兆豐公園便到約翰大學，這是外人設立的學校。這一帶大學林立，普通稱爲滬
西文化區。走出約翰大學，越過滬杭甬鐵路和中山馬路，便是大夏大學，校內有一條清溪，
據說直流到西郊外的麗娃栗姐村。這村每年春夏開門，滬上有錢的人們，都到那兒去泛
舟游泳或飲食舞蹈，現在是初冬，已經關門，我們無由參觀了。沿中山馬路往南走，首先經
過光華大學，再稍稍偏東，就是復旦中學，校址是李公祠，裏面有李鴻章的銅像。再往南就
是交通大學，這是盛宣懷所創辦，裏面有他的銅像。他一生的事績，怕只是這一件算最好
了。再往南經過徐家匯公學，便到了徐家匯天文臺，這才是我們的目的地。這是一個建築
很古樸的洋房，裏面一位出來招待的王先生，給我們詳細地說明。他說這臺築於前清同

治年間，由法籍技師管理，現在有地震學和氣象學兩部；其餘磁氣學和天文學兩部，已於光緒二十六年，移往江蘇松江縣的佘山天文臺。徐家匯天文臺關係我國沿海及長江的航運甚大，一切軍艦輪船出入，都以牠的氣象報告爲指南。只可惜這種重要的工作，竟須假借外人之手，這不得不算是恥辱了。順便去拜見了徐光啓的墳墓，可巧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正當他的逝世三百週年紀念，滬上許多聞人碩士，都集在這兒舉行紀念典禮，我們倣倅也得參與盛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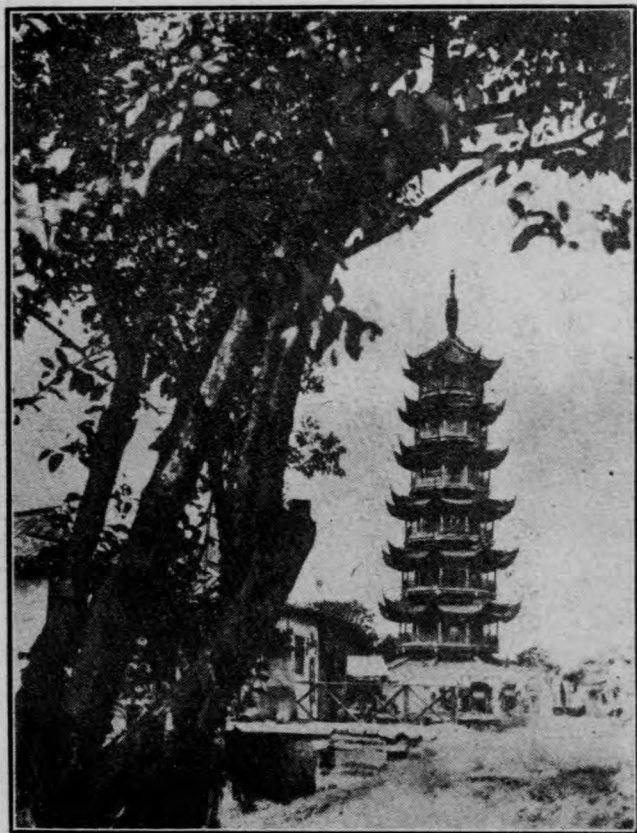
天文臺的附近，有一鎮叫做三角地，那兒有很大的天主教堂。周先生找着一個年老的鄉人談話，據說這兒的教務非常發達，附近的居民大都是教友，他們除了上帝和洋人之外，再沒有可敬可愛的東西。徐家匯的房產地業，通通是教堂所有，利用幾樣孤兒院、育嬰堂等慈善事業，把無知的民心收買乾淨，他言下不勝感慨。教會怎樣地做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工具，這些都是很好的實例了。

徐家匯的河濱，有一種流動的民族，終年住在小船之內，生活的清苦無可形容；主要的生計，便是販賣螺蝦和烏龜肉。上海三百多萬人中，有一兩百萬人天天在街上走來走

去，可是沒有知道那些高樓大廈裏面是怎樣生活；至於這兒的水上貧民，便又是天天望着上海的煙塵，而不知上海是怎麼個模樣。上海這地方真像一座七重寶塔，最上層坐着又肥又大的帝國主義者，手裏拿着槍礮向底下描準。下層便是這些苦人，上層和下層的中間還有幾種人。我心裏這麼想時，拿了鉛筆在記事本上這麼畫着，作惡的史昌，他在第三層塔上寫了「文錘」兩字。細細地想來的確不錯，我們在這兒優哉游哉，實在是在帝國主義者的腳下而在貧苦人的頭上，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免除這寶塔式的醜惡的現象呢？

天色已向黃昏，但我們的遊興還正勃勃，便又乘車趕到了龍華鎮。那兒有龍華教寺和龍華古塔，相傳開始建築於三國時孫權的赤烏十年，唐時燬於黃巢之亂，後復重修，現爲上海市附近著名的古蹟。從龍華寺直到上海南市的高昌廟，約十八里之遙，夾道都栽有柳樹，柳外則爲桃花，據說每年春時，桃紅柳綠，滬上士女，傾巷來遊。可惜我們今日，但有枯枝蕭瑟，寒鴉叫唱而已。

從龍華寺回寓，已經是夜裏的十點鐘左右。今日的遊程不小，從公共租界向西，再轉



龍 華 古 塔

而南，差不多繞着上海市西南打了半個圈。若照統治權而論，簡直是走過了三個國土：從龍華到南市一帶，街上站的是中國警察，過後便是安南巡捕，到南京路的寓所來，又是印度巡捕了。法國和英國，驅使他們屬地的亡國奴，來做欺侮中國的爪牙，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」呢？

晚上街市的情形又是另一個樣，無所事事的遊蕩的閒人，特別的成山成海，其中不少無賴漢的「流氓」和不少醜業婦的「野雞」更有一種衣冠不整，有類流氓而較庸懦的「癩三」。此外則爲中流以上的有閒階級，他們或去戲院，或觀電影，或打哥爾夫球，而最多的是進跳舞廳。上海年來的商業，據說各業都傾向蕭條，唯有跳舞場卻一天天發達，以半殖民地的國家，而如此的金迷紙醉，怎不叫人傷痛？

早晨的情形又另是一個樣，大多數的人是以晝作夜，所以早晨的街市，除了小菜場而外，冷清清地很少人行。西洋人說：世界上行人最擁擠雜沓的市街就是上海，但他們也許是沒有細細地見過上海的早晨罷？

史昌到街上買了報來，大驚小怪地喊道：「我看見一個語學博士！一個黃包車夫，見

了穿大袖子的日本女人能說日本話，見了高箇子的西洋人，又能說幾句西洋話。」周先生笑笑地回答道：「上海的語學博士多着呢！三歲的小叫化，也能叫幾聲「瑪當姆」（太太）或「密西」（是密西斯「太太」的變音）試看街上所見到的文字，無論是廣告或店鋪的招牌，總是中外文字並用，有時竟只有外國文。這兒已經不能算是中國的土地，那麼黃包車夫能說外國語，豈不是他的本行嗎？」這番話把我們都聽得啞然。後來我想了一想問道：「那麼上海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呢？」周先生翻了一下小冊子，說道：「總共不過四萬多人，不是人數多少的問題，是侵略者和殖民地的關係而已。」

看了一回報紙，在本埠新聞上有幾樁綁票案，這是上海的特產。隨着周先生到四馬路一帶去玩。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、世界書局、開明書局、大東書局等的大書店，占住了一條長街，一看就可知道上海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。在四馬路的小餐館裏吃了中飯，周先生說要去看大世界，史昌聽了這話，笑得合不攏嘴來。我和鄭復也以爲裏面必有世界大觀，都藏着高興。大世界的門票僅僅兩角小洋，是一個平民的娛樂地方，因此裏面十分擁擠。我們穿過了許多的遊藝雜耍，在一處說書場，正在說水滸傳，本想多聽一下，但腐敗

的閒人和妓女太多，使人興致掃地，只得匆匆地走出。鄭復望着史昌拉長了的臉子，笑笑地問道：「上海四個世界才只看見一個，現在我們去新世界還是去大千世界呢？還有一個小世界，或者可以犧牲不去的。」史昌裝做沒有聽見，把眼光望着馬路上一羣拾香煙頭的小孩。我感覺得這一個大世界祇是中國的世界，腐敗沒落了的社會，應有盡有的是蒼蠅、蚊子、跳虱之類。

我們在沒有決定要去的地方之先，在街上徘徊了一回。眼前落葉似的過客，有紅包頭的印度人，黑臉孔的馬來人，高帽子的土耳其人，黑頭巾的安南女人，這兒是人種的博覽會場，真是個「大世界」！後來周先生說道：「上海已經玩得夠了，剩下的時間，去看浦東罷！」我們都拍手贊成，於是從江濱坐了輪船，一會兒就到了那邊。那邊的街市雖沒有上海這邊的繁華，但仍很熱鬧。我們穿街過巷，找到了浦東中學。校內的設備很完全，校園裏一個銅像，銅像底下的基石，刻着「楊公斯盛遺像」六個大字。周先生問我們知不知道這人，我們都搖搖頭，後來他說道：「這是浦東中學的創辦人，他本人是泥水匠出身，後來感覺到不識字的苦痛，毀家興學，創辦了這個學校。」我們聽了，不由得感動起來，

默默地向他致敬。

回寓後，我們都寫着「五日滬上」，我的首段是這樣：『自從鴉片之戰，英帝國在這兒種下了一顆火星，牠日地熾烈，現已成爲燎原之勢。國人對於牠的光焰熊熊，只知道恍惚趨承，而不顧牠的毒焰所及，已使全國焦頭爛額。這滅亡中國的禍根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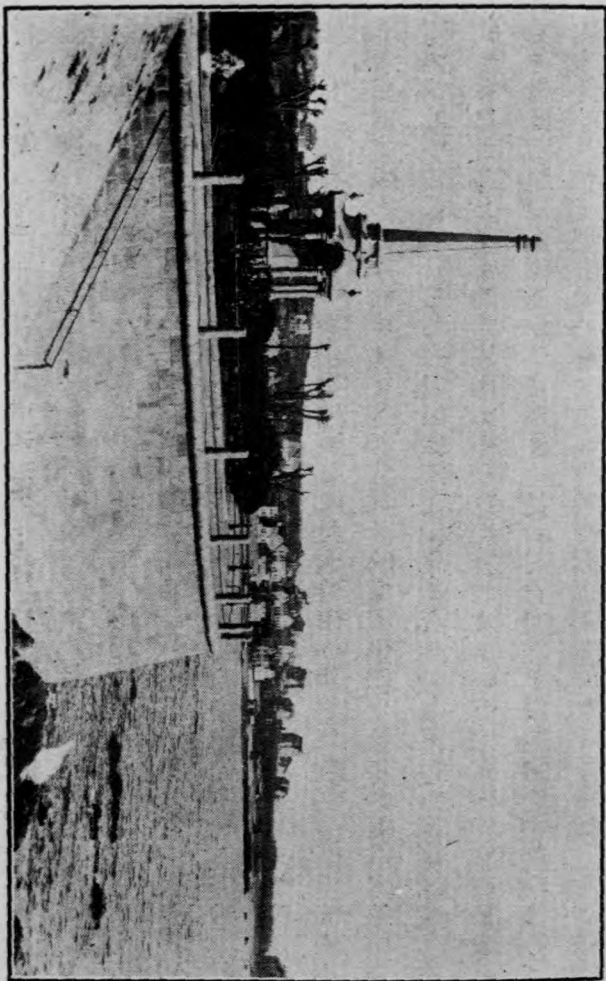
青 島

別離了游民如蠅的上海，而吸取遼闊清新的海氣，心境爲之一快。我們在黃海中看過了落日，又看過了朝霞，然後隱約地見到了青島的煙霧。青島在膠州灣灣口，船駛入灣口時，水道還沒有長江寬闊；入灣內則又水天一碧，島嶼錯落，有如大海。船泊入了埠頭，仰望當前的景色，建築純爲歐式，依山勢高下，層序參差，不覺想起了香港，兩地大致相似。走入街上，道路非常整潔，惟高底則不一，亦因位置是在山上，與上海的居於平原中者不同。我們的旅舍是在青島路，前面是青島灣，後面是觀海山，風景甚佳。因船上受過了浪濤，多少有一點疲乏，此刻坐在房間的軟椅上，都不說即刻去遊玩。吃過一些茶點，周先生拿出

地圖來和我們同看。膠州灣像一隻缺口的杯，缺口上東面是青島，西面是腕子山，灣內一個大島叫陰島，像杯裏浮着的湯糰。周先生說以前所謂青島，是青島灣中有燈塔的那個小島，自從德人租膠州灣以後，日日開關，於是陸上這舌子似的長半島，通通都叫青島了。史昌急忙拿手掌掩着了地圖，說道：『請周先生先講青島出租的歷史！』我和鄭復也隨聲附和，於是周先生說道：

『清朝鴉片戰後，大國的紙老虎已經揭破，歐美各國都想來佔據一角。然而德人侵略遲，常悵惘他沒有根據地。中日之役，牠合俄法干涉日本退還旅順大連，自以為功高而想有所作為。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十月，山東曹州地方，有兩個德國教士，被中國的兵士所殺，於是德人藉為口實，把軍隊佔住了膠州灣和青島的礮臺。當時膠州鎮的總兵章高元，正在家裏打牌，小兵告訴他，他還不信，等到他碎碎碰碰打完了牌時，全鎮都是德國的水兵了！後來中國當然沒有力量趕他們走出，第二年的二月，便答應租給他膠州灣，租期是九十九年，並且許他築膠濟鐵路，路旁百里以內的鑛山，許他開採，於是我們便喪失了這片土地的主權。事情隔了十多年，德國築好了膠濟鐵路，將一荒涼的漁村，建

設成爲中國第一清潔而有秩序的青島大埠，於是歐戰勃發。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）八月十五日，歐戰發生未久，日本向德國通牒，要求德國戰艦退出日本和中國海面，並限於九月十五以前，將膠州灣租借地，交讓於日本，以便日本轉還中國。越俎代庖，當然沒有好心。可是當時的中國政府，竟允劃出萊州、龍口爲日德作戰區域，自己便袖口旁觀。這時德國軍隊，不過五千人，然而他們居然和日本全國的精銳抵抗。日兵不直接攻青島，而從龍口登陸，礮火便蹂躪了山東半省，並延長到濰西濟南，超出戰作區域過半。劇戰三月，青島終於陷落，而日人的軍隊，就便佔領膠濟路全綫，司馬昭之心，誰個看不透呢？到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，日本藉口中國要求他撤兵，說是侮辱他，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；到五月七日對我國下最後通牒，袁世凱想借日人的幫助來做皇帝，最後就答應這致我死命的要求，另外又訂一個密約，將以前德國在山東所有權利，讓與日本。後來民國八年巴黎和會時，中國代表據理力爭，並電本國求援，這時民衆才知有此賣國的密約，憤慨非常，而發爲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。然而強權便是公論，我國外無援助，除了拒絕簽字之外，無法收回。直到華盛頓會議時，才議決日本將膠州灣交還中國，軍隊撤退，而由中國償還日幣。



青島

青島接收紀念碑

五九

四千萬元。多年喪失了的青島，這才合浦珠還。』他講完後噓了一口氣，我們也報以安慰的低嘆。史昌揭開了他的手，說道：『現在我們再來看地圖罷！』於是我們的眼光，都集在那圖上。

青島的東北面是有名的勞山，勞山迤邐而來，到膠州灣海濱，結爲無數小山，所以青島的街道，時時起伏。周先生指着靠膠州灣這面的一個小灣，說這是我們來時停泊的地方，是所謂大港。大港的西北一面，築有很長的圓形的防波堤，周先生說僅僅這堤，已費了一千七百五十萬元，埠頭的修築費還不在內，可見德人的苦心經營。大港的南方有一個小港，是民船停泊的地方。膠濟鐵路直通到靠大海這邊的青島灣，在波防堤，大港，小港的各號碼頭，都有支路和牠連絡。交通設備如此的完善，無怪十餘年中，便成爲繁盛的都市。青島的北方，有一個即墨城，一見就想起了田單用火牛破燕軍的故事，可憐這小小一隅的地方，自古便是悲慘的戰場。西方便是東嶽泰山，在地圖上相隔很近，然而實際我們沒有去遊的福分。東北還有個田橫島，是田橫和五百個壯士自殺的地方。這種慷慨激昂的遺跡，大可以立懦驚庸，可惜竟眠在荒冷的波間。膠州灣內，離岸數里，畫着有淺海的汀綫，

表示這一帶是沙灘連綿。周先生說膠州灣這些沙灘，有兩萬戶人家是靠牠生活。因爲這一帶一年中只有七八兩月下雨，此外雨水很少，海水的鹽分很濃，宜於天日製鹽。所製的鹽叫做「青鹽」，供給日本、朝鮮、香港、海參崴等地之用。日本因爲要靠青鹽生存，因此在魯案協定中，規定自民國十二年以後，十五年內，每年准日人購買青鹽一萬萬斤至三萬五千萬斤。這又從那裏說起呢！

出了旅館門，沿着堤岸走去，這兒的堤岸非常別緻，沿岸是石欄，和石欄平行，是一行低低的冬青，再一條平行綫才是馬路。我們走了不遠，就到了青島棧橋，這棧橋突出於青島灣，前面可以看到小青島的燈臺，一分鐘一明滅。棧橋上面有欄杆，有坐椅，遊人於此吸取新鮮的空氣，非常適意。由棧橋回來，往市政府走去，這兒地位很高，和南方海中的小青島，成一直綫。最高處的建築最雄厚，周先生說是以前德國的提督樓。從樓前俯視，全市的屋宇，一律綠椽，紅瓦，灰牆，形式也幾相似。周先生說這因德國經營此地時，建築的形式和材料，俱有規定，不許商人自出心裁，所以有如此整齊劃一。屋宇除鬧市外，俱散散落落，繞以蒼樹，宛如村莊。市內沒有電車，汽車因街上行人稀少，也不如上海的不住地鳴都，鳴都！

在山上，但聞風聲鳥聲濤聲，真不像騷煩的港市。下山時順便遊了第六公園，因周先生有些不適，便坐了人力車而回。這兒的人力車也很特別，他和鏡花緣中君子國的人似的，不跟你講價，他也不知街道的名目，但任乘客指東道西。等到客人給他報酬，祇要大致不吃虧，他總一言不發。進旅館後史昌和我說：『他們的口和金人一樣沈默可愛，只可惜常常有種大蒜的味兒，使我們南人不大喜歡。』

第二天我們沿堤岸向西，到了海水浴場，現在是空灘冷落，周先生說從前他暑假來時，浴場非常熱鬧，中西的士女如雲。海水浴場旁邊的跑馬廳，卻是車水馬龍，原來今天是星期日賽馬之期，這兒不收門票，所以有如此的擁擠。我們到裏面看了一會賽馬之後，再往北上山，到了第一公園，蒼松古柏，說不盡的清幽。其中有許多枯樹，我們都不認識，周先生說那是櫻花樹，每年櫻花節的時候，男女雜沓，攤販遍地，大有東京的氣象，這大約是日本佔領時的遺風。可是園內竟有「日本忠魂碑」，大概是紀念青島之役，和在濟南與中國衝突時陣亡的將士。我們見了這個，心裏說不出的感慨。

這時來了一陣大風，我們都把頭上的帽子抱得緊緊，祇見下面海邊的人，都在奔逃。

大約是海水吹了上來。周先生說青島的氣候是全國第一，夏天不熱，冬天也不很冷，但只怕颶風。遇到大颶風來時，房子樹木，都被牠吹倒，行人有時吹到海中，非常危險。

出了第一公園，我們去參觀青島大學，規模非常大，校舍是以前的德國兵營。但據裏面人說，學生的數目不十分多，大約是地位太偏於半島一角的關係。隨後到了體育場，設備周到，周先生說現在算全國第一。

我們旅館的旁邊，就有日本領事館，再往東有日本的小學和中學，他們的潛勢，還大可使人擔憂。周先生帶我們去看德國的舊礮臺，表面一個圓圓的土堆，除了礮口以外，看不見甚麼東西。裏面的設備卻非常複雜，有兵營，有連子彈的軌道，全都是鋼鐵所製，據說日本因想不出方法偷去，將那礮基鏽毀了許多。兵營裏一個大鐵鍋，鍋裏有燒枯了的牛肉，說是德人在此血戰時，牛肉剛要燒好而已敗北。這牛肉，便和他們爭雄遠東的雄心，一樣成爲灰燼。

我們到了青島車站，規模雖不甚大，而非非常堅實整齊，表現出德人的特性。軌道下的枕木，方而且大，爲從來所未見。周先生說中國的鐵路，無論是國人或外人所築，要以膠濟

路爲最優良，近來營業，據說也算最旺。車站的許多軌道的上面，架了一座很大的橋，橋的東端，手掌似的分爲五條大馬路，都是熱鬧的地方。周先生說這兒平時不過四十二萬人，但到暑假，要增到四十四五萬。各地的舞女娼妓，潮一樣地滾來，平時除跑馬與電影而外，沒有公共娛樂場，這時則大現活氣。我們在街上東張西望，很難見到趨來趨去的游民，這真是好環境。但周先生說近來土產花生米、花生油、牛肉、豆油之類，銷路停滯，將來的情形，不知可能長久安逸？在將去此市之前，不禁懸懸在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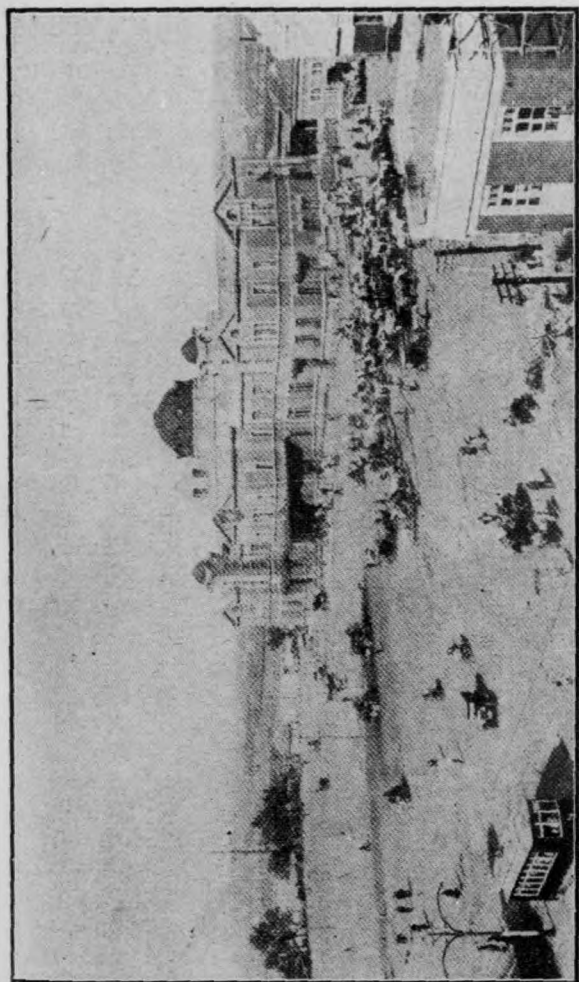
瀋陽

船離開了美麗的青島，又漂在來時的黃海中央，水色仍是那樣渾黃，天空仍是那樣晴朗，然而胸頭卻不知怎樣來了一層魔障，此去遼寧，在水的一方，本是我國的沃壤；而今被人強佔，三千萬衆的同胞，撒手而別，舊時的一家人，而今相見可還能相親？悶在艙內不知過了幾時，偶然立到甲板上，已見大連灣內的輪船如織，和岸上的煙囪如林，更引動了舊恨新愁。登岸時受過了一番查問，然後才乘車到一家華人開的旅舍。滿街所見的商品，

一大半是日本的貨物；滿街所浮的話聲，也一半是日本的口調。日人在這兒三十年的擺布，將洗盡了原來中國的本色。這兒的繁華熱鬧，遠在青島之上。據周先生說：『三十年前俄人在這兒經營，不過粗粗成市。自從到了日人手中，一面修堤築港，開爲自由商埠，貨物出入不收關稅，吸收天津牛莊各地的商業；一面廣設娛樂機關，選取上等美妓，招搖撞騙。中國有的是大小軍閥，軍閥有的是黃白金錢，於是成羣結隊到這兒逍遙逍遙，或是於失意時到這兒躲避躲避，這樣便成就了大連的發達。十年前這兒人口也還只得十一萬五千，現在已到了二十九萬，商業的總量，僅僅在上海之下；這便是我們自己掘的漏口，也就是所謂墳墓罷！』

從大連坐南滿鐵路的火車直到瀋陽，這提起時便令人心痛的地方，而今就擺在眼前。表面上來來去去的人潮，也還大概是我們的同胞，就是拿了槍棍站在那兒的警察和兵士，也還是自家兄弟。若不是在這上面有個傀儡政府和傀儡之上有那一隻凶殘的野狼，這兒豈不仍舊是我們的家鄉？現在踏進被人強佔了的故居，入門便滿懷莫知所來的悵惘。隨着周先生立在站頭悄悄地望了一會，前面一片排立的街車、汽車、人力車之外，最

瀋陽專站



惹眼的是馬車。這兒的馬車種類多着：有轎車，有蓬車，還有一種後面裝一隻木箱，而前面用一塊布遮蓋，這可以看出北國是馬的產地。我們雇了一頂轎式的馬車，到了城內一家比較小的旅館，茶房進來泡茶，招待甚爲殷勤。我們見他很和靄，便和他攀談。他聽見我們是剛由青島過來，面上突然現出了很深的苦綳，垂着頭沈默了半晌，然後說道：『青島，唉！我母親還在那個地方！我本是山東西部的曹州人，曹州就是水滸傳上那個大名頂頂的古城。那地方年年水災，弄得民不聊生，鄉下人大概靠兩條腿救命，跑東跑西，主要的去處總是這空曠的東北。我是從小讀的孔孟詩書，肩不能挑擔，手不能提籃，一旦父親死後，我和母親不能生活，於是逃到青島，在德國人家裏做書童。後來青島被日人佔了，我的東家回了他的本國，我才又跟了許多出關謀活的人一塊到這兒來。滿擬稍爲積蓄幾個，接了老母來同住，不料又發生九月十八的事變了。現在，與其叫他六十歲的老人，到這兒來做亡國奴，還不如讓她在本國做洗衣婦！』言下他的眼淚幾乎要滾出眼眶。我便問他亡國後所受的痛苦到底如何，他說道：『這痛苦當然不一定我個人身受，這是從全體看來的大苦痛，全體是他們的奴隸牛馬，是朝鮮臺灣的第二，這才是眞苦痛；至於我個人，以前在

國內是忍飢挨餓，現在也還能勉強溫飽，因為成天只在旅館裏面，到也沒有受他們直接的欺虐。有許多可憐的同胞，在這兒沒有受到比本國更多的苛刻，到反稱讚僞國好，甘心做他們的走狗。』他說到僞國的「僞」字，聲音特別縮低，雖則他說沒有受過直接的欺虐，然而說話都沒半點自由，也已經夠受了。隨後他聽見了電鈴在響，便一面走出一面說道：『諸位如果要知道這兒的情形，我將替你們想方法。』

他走出不久，門外來了一陣碰碰的鞋聲，房門開處，進來的是草綠色制服的警察。我們一見了同胞做了僞國的警察，便想起了他即是所謂「走狗」之一，大家都板起面孔對着他。他拿了小冊子向周先生調查盤問，周先生躺在床上裝着咳嗽難過，簡單地回他兩句。他將小冊子插進衣袋，轉身走了。我們便取出瀋陽的地圖來看，此來雖不是注重名勝古蹟，然大體的形勢，也得瞭然於心。瀋陽城在渾河的北方，渾河又名瀋河，我國向來以山的南，水的北稱爲陽，所以這兒叫做瀋陽。周先生說：『滿清在未入關以前，是建都於此，取名盛京。當時所築的城牆，就是現在的內城，周圍九里。到入關以後，改稱陪都；康熙十九年，又修一道土城，周圍三十二里，現在叫做外城。外城的西關外，靠近南滿鐵路車站一帶，

以前是租界，所以街道特別整齊，日本味也特別濃厚。剛才走過一條街彷彿像大連，到處多半是日本的商店，那便是租界內日人多年的成績。最近牠的勢力更增了幾分，所以城內也充滿了日貨了。』他剛說到這裏，先前那警察又同了茶房進來，我們都不由得驚愕。那茶房說道：『他是我的同鄉，在這兒吃這口警察飯，全是逼不得已，家鄉若還像個樣子，早回去耕田種土苦過活，不在這裏看這些烏煙瘴氣。他以前曾經做過張作霖家裏的護兵，許多事他都曉得，請你們大家談談罷！』他給我們各人倒了一杯茶，獨自走了。人的感情會和電流一樣快，我們馬上和周警察和氣起來，讓他坐在暖烘的位子，於是周先生問他在這兒可好？他爽爽利利地答道：『有甚麼好？混混日子罷了！這裏的警察制度和以前大大的不同，完全是照朝鮮的辦法。』口口聲聲滿洲國，騙鬼鬼都曉得。從前的省公安局，現改為警務廳；各大都會的公安局，改為警察廳；各縣鎮則為警察局，或警察署。各廳局都分特務、刑事、涉外、保安、警務、衛生、六科，各警署照樣分為六系。所有警務廳廳長和警察廳廳長，全都是日本人；此外局長、署長、巡官、警佐、警正和各科各系的主任，也都有日本人。至於報酬，同是一個警佐，滿洲國人每月不過六十元，日本人就得兩百五十元，同是一個警察，

滿洲國人祇有十三元，日本人就得七十元；無處不叫你氣死。特務、刑事、警務，這三科，大概是日本人擔任；刑事最重要，集會、結社、書報、思想等項，都包括在內。所有日本的巡官、警佐等都是從朝鮮和臺灣調來，這種人是弄慣了壓迫手段的。據說從明年起，要施行思想犯罪警察法，專調查青年和知識階級的反抗日本或思想左傾，所以以後將更黑暗不堪了。我們在這兒盼望的就是中國起來抗日，收復失地，到底中國現在的情形怎樣，是誠心不管東北這一角了嗎？他這一問我們都不覺啞然，隨後周先生勉強安慰了他幾句，他看「一下手錶，說聲『時候不早，』匆匆地走了。」

我們在街上走走，大小商店，不是寫的大阪某商的代理店，便是神戶某莊的發行莊。我們因為牙膏已經用完，走了幾家去問中國貨，大概是回答說：『沒有。』後來一家找出了一瓶月裏嫦娥牌的國貨，價錢是大洋六角；周先生問他爲甚麼這樣貴，他說道：『要便宜只有買日本貨。因爲自從九一八以後，中國貨的入口，抽稅常在百分之百以上，所有做綢緞、化妝品等生意的華商，無不虧本，結果祇有倒閉或改業。日本人在這兒除了用關稅政策抵制華貨之外，還要用做造政策；無論華商那種物品，如果銷路很好，那牠必定依

樣製造，然後貶低價格，和華商競爭。所以華商有錢的大概搬回關內，大約再過兩年，這兒將不會再有華商的影跡，你要國貨牙膏，怕只有坐專車到關內去買了。」東北淪亡，我們的損失是多少，怕沒有誰統計過罷？

中央的內城是清初的故宮，雉堞巍峨，宮殿壯麗，現時便是傀儡政府的官員出醜登場的衙門。周先生說其中有一個文溯閣，藏着有整部的四庫全書，日本人一佔領瀋陽，馬上便把那些書運往東京去。一隻有眼色的狼，當然知道選好的東西先吃。

我們到了大南關的東北大學，舊時莊嚴的學府，現已糟蹋不堪。兩年來始終被軍隊盤據，數年來的精華，都被毀壞，以前各報紙或畫報常見有東北大學圖書儀器的照片，和現在的情景相較，誰都不會相信是同一的地方。恰巧我們還在校門口回顧的時候，裏面走出一位面容和善的人來，他問我們從那兒來，我們便把實情告訴了他，並說很想知道這兒的教育狀況。他不直接回答我們的問話，卻說道：「你們有沒有看過北大營？我現在正要在那邊去，如果你們也要去，我們正可在路上談談。」我們是非常高興他這辦法，於是跟他走去。一面走他一面低低地說道：「這兒談不上甚麼教育，只有奴隸製造機關中

等以上的學校，大概都被他們住兵，破壞的情形，和剛才見到的東北大學相彷彿；學生四散，校園成了荒地。日本人命令滿洲國，男子教育，以辦到初中爲止；女子教育，以辦到師範爲止。男子高中科，祇許辦師範教育，不許設文理科。至於小學教育，更屬可恨；各校多有妙齡的日本女教員，言動溫和，收束一般天真未鑿的兒童，使他們完全奴隸化。無論中學小學，日語爲必修科；公民和中國史地，不許講授。日本憲兵隊特務機關，不時派人到各校調查學生和教職員的思想。淫威之下，誰敢反動？所以現學界全都和綿羊一樣軟了。兩年來學校已被裁減一半，學生則多星散，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二，若千年之後，何從去找祖國的思想呢？』他的話如火一般地燒在心裏，使人忘記了撲面朔風的苦寒。

行行已到北大營前，一帶遼闊的高牆，劃清了我國軍人不抵抗的恥辱的界綫；何時我們武裝的兵士，不爲軍閥作犧牲，而真是爲國爲民，到這兒來用鮮血洗平這國恥紀念地呢？

這位和靄的同伴，看見遠遠地有日本巡警走來，便一揚帽和我們別了，竟不曾知道他的姓氏；心裏雖覺遺憾，然而得知這兒隨處都有熱心人，也有許多的安慰。

回寓時經過最熱鬧的四平街，多數的店前都可羅雀。有一個老者和我們談了幾句話，據說以前瀋陽是東北政治的中心，人口有二十五六萬。自從傀儡登場以後，重心移到了長春；而這兒又因華人的不甘壓迫，紛紛散去，所以現在祇剩十六七萬人，市面大爲蕭條。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商業的興衰，於我們似乎不甚重要了。

在這兒流連，徒然多受些屈辱，因而匆匆地整裝，奔向關內。

天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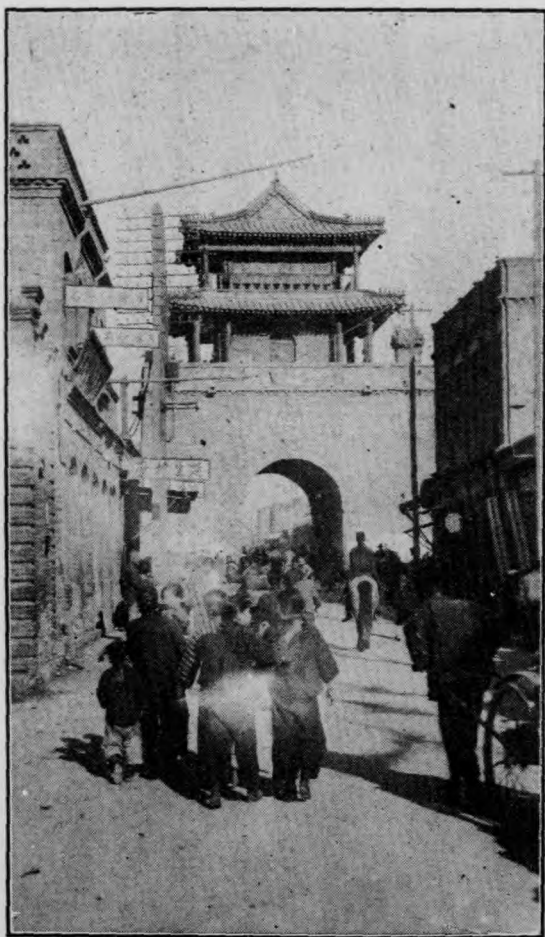
勾留瀋陽的時日，與其說是來遊覽，無寧說是來憑吊。弔這兒任人鞭撻，喪家之犬似的民衆；弔這兒火熄爐冷，墓門的阡表似的工廠的煙囪；弔這兒任人擺佈，作了狐鼠的巢穴，古墳似的故宮；欲弔的事物千頭萬象，火車又載到了皇姑屯。皇姑屯正是張作霖被日人炸死了的地方。遙想張氏當年，由綠林而至大元帥，孜孜矻矻地經營東北，和關內的吳馮一再爭逐；他的野心，豈僅是百世之業？不料身死非命，不數載而大業拱手讓人；死而有知，何以自遣？火車沿着北寧綫南行，一路經過了新民、錦縣、綏中，都是些不堪回首的地方。

近來受了日軍強暴的摧殘，火車所過，已沒有義勇軍的影跡。再南到了山海關，負山面海，萬里長城，宛如鐵壁，不愧爲「天下第一雄關」。有此保障，關內或可保偏安之局。然而入關後又復使人惘然：冰雪掩映的原野中，那些黑黑的人影，常是成羣的日本軍士。一站又復一站，儘都見他們在往往來來，不禁心裏起了恐慌：到底日人的勢力，要到那一個地方才是盡頭呢？同行的四人，連周先生也一樣，各都拉長了面孔，像在哭喪。沈默復沈默，心裏的憂煩，沒處安放。率性閉了眼睛假睡，直到聽到有人嚷着：「天津！」才擡起身。

我們在新火車站下車，投宿在南臨沽河的一家旅館，市面所得的印象，覺得這兒有幾分是像祖國，連日的頭痛，退了幾分。上床後各人都酣然大睡，第二早醒來，已是紅日高升。盥洗後吃了一點點心，便相偕出遊。

我們沿着沽河往南，到了市南的紫竹林，這一帶儼如上海，是外國的租界。沽河的北岸，順次排着奧、意、俄，比四國的租界；沽河的南岸，是日、法、英、德四國的租界。歐戰後德與俄三國的租界已經收回，比國的租界也已經自動退還，現在最大的是英租界，其次便是法日。

天
津



七
五

天 津 新 鼓 樓

從我們住的中國街來到租界，真有地獄和天堂之別。我們住的地方因為是臨沽河，民船往來，貨物山積，苦力成羣，顯着不潔不整的氣象。租界內是又寬暢，又整齊，穿着毛大衣的洋人，舒適而得意地走着，一看便知他們是我們頭上的神，而我們是他們腳下的物。行行來到了法租界和中國界交界的地方，周先生說這兒就是老西開，問我們有沒有聽過這名稱，我們都表示茫然；於是他帶我們走進一間小茶樓，喝了點茶暖一暖身，他便說道：『老西開也是我們國恥地之一，你們知道天津，北平一帶，隨處都有恥辱的事件。天津的租界，開始於北京條約，當時因受英法兩國的威襲，故許了他們。但其他各國，還是沒有拳匪亂後，德、俄、日、意、比、奧也都租得了地方。到辛丑條約以後，所有天津到北京的要塞，都歸各國佔領；天津到大沽口的路，則歸英軍駐紮。中國軍隊因不能通過，另開一路以通大沽，這便是老西開地面。這地面和法租界相連，法人在清時已要求擴為租界，清廷沒有答應。民國四年，法人乘日本正在威迫我國之時，私立木標於老西開，認為法租界。天津的民衆見了大憤，將木標拔去丟了。於是法國公使向我國警告，限四十八小時以內撤去老西開一帶的中國警察。中國政府要求再延長二十四小時，但法公使不答應，到時將兵隊開

入老西開，拘禁華警，斷絕交通。當時民氣非常激昂，一致團結，工人全體罷工。法租界的電燈，沒有華人不能開火；法租界的糞便，沒有華人不能洗滌；法租界的警察，沒有華人不能執行職務。這時法國正當歐戰，對此甚為恐慌，然而無能的中國外交官，請出英國來調停，終於答應他將老西開作為中法共管。我們聽了這段話，氣得吐不出氣來。

我們在茶館裏烤熟了手腳，便向南開中學走去。校舍的建築很好，裏面走出一位姓吳的教員，招待很慇懃。周先生問他校裏的情形，他說裏面分為男子中學和女子中學兩部，男中有一千四五百人，女中只有三四百人，中學之外還有大學。周先生並附帶問他天津市的教育概況，他說：『全市市立小學有三十七個，私立的八十四個；中學共有九個，都是私立，市立的祇有一個師範學校。這以一百三十幾萬人口的大都市而論，可以說是教育不發達；但因這兒和北平接近，北平是全國文化的中心，許多人都到那兒去求學，所以減少了這兒學生的數量。不過這兒民衆教育卻還周到，全市通俗圖書館有七個，民衆閱書報所有十個，此外還有民衆教育館和市立美術館等等。』他帶我們參觀了一遍，並引我們去南開大學去看。大學內部的設備更是周齊，圖書館很大，裏面閱書廳很講究，若是

有心求學的人，坐在這舒適的桌椅前面，定是很相宜的。

回來時我們走過一個小學校，裏面正在打雪戰，門口一羣人圍着在看，我們便也停了腳步。裏面一個年老的人和周先生打了招呼，他們便談話起來。原來他是織布工廠的主人，周先生便問他生意如何，他搖搖頭說道：『艱難得很。本來我們河北省，最大的工業就是土布，鄉下地方，差不多每家有一架織布機，可是現在洋布進來太多，穿土布的寥寥無幾了。我以前本來還有一所染坊，現在收場了。自從大連、青島繁盛起來，天津就有些衰勢；後來首都又搬到南京，更有幾分影響，所以市面上各種商業，都不怎樣盛旺。這年頭到處都感到艱難，南方怕也如此罷？』周先生輕輕地點點頭，向他說了些南方的情況，然後彼此別了。

北地的苦寒，鎮日在外奔跑，固然是受不住，但悶坐旅舍，又感覺不樂。正當大雪紛飛時，我們三人離了周先生，去看沽河行船的情景。這時的沽河浮滿了碎冰，我們問問人家，據說每年冰期有三個月。現在是用破冰船開來開去，航船才不至於斷絕，這在我們，是一個奇觀了。船上要運出去的貨物，大概是羊毛、地氈、棉花、鮮蛋、豆類、芝麻這些東西；從外面

運進來的，大概是棉布、蔗糖、煤油、紙煙這些東西。我們把這情形回到旅館告訴周先生，他說河裏運來的貨物還不算多，火車運的更多幾倍。尤其羊毛一項，所有蒙古、甘肅、青海、北方一帶的所產，都由這兒輸出，牠要佔全國羊毛輸出的十分之九。因此地氈也很發達，每年銷到外國的可以值八九百萬元，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氈，也都受我們的打擊。這話我們很高興聽，史昌說他將來要在這兒辦一個大的地氈公司，推銷到歐、美各國去。他的話我們都不笑他吹牛，因為「有志者事竟成」這是很可能的。

天津雖說是白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、子牙河、南運河、五河的會口處，但實際牠們在天津的北方，多已經合流，真正流入市裏的，祇有南運河和諸河合流成的沽河。運河和沽河的上面，有幾十座木橋和石橋。沽河對於天津，雖然和黃浦江對於上海一樣的重要，可是沒有黃浦江這樣寬闊。周先生說這河從天津到大沽，彎彎曲曲，多走一些冤枉路；而且因為河北省各山都少森林，河水從山上流來，下大雨時帶來不少的泥沙，因此水底很淺。現在協力疏導，一面將河道改直，一面將水底弄深，吃水十七呎的汽船，還可以出入。但是將來海洋趨向大汽船主義，那這兒的商業，定很危險的。

我們走到了裕元紡織公所，這是天津最大的紡織公司。據裏面的辦事人說：天津的棉織業最有希望，因為河北棉產豐富，天津是我國三大棉市之一。但這兒比較其他兩棉市上海和漢口，更有便利的地方。一則河北多煤，二則人工價廉，所困難的就是洋貨無法抵制。我們在裏面參觀了一下，看見許多的童工，和我們的年紀正相彷彿，不覺心裏難過起來。我們成日優哉游哉，他們卻早已負起了生活的十字架哩！

隨後我們到了中山公園，這公園的面積大約有一百畝地。裏面有美術館、圖書館、陳列館、教育局，而設備最好的是植物園。植物園中點綴風景的便有八風亭、土山、山亭、鵬亭、羊圈、兔圈、噴水池、金魚池、觀音石像等物，做紀念的便有十七烈士碑、總理奉安紀念碑、魏毅士女士碑，精神不死碑等物。在這園裏周遊一遍，使人不起一種追懷先烈的遐想。

北方住了兩日，覺得這兒的民風樸實，性情敦厚，非常可愛。無論是旅館中的茶房，或是街上的車夫，或是店裏的店員，都很誠實溫和。晚上，閒坐的客人到我們房裏來談話，他是常往來平津一帶，天津的情形非常熟習。他說天津是一個商業地方，尤其有了外國的洋場，牠便成了北方萬惡的淵藪。北方各種政變，各樣的政客和軍閥，都是潛入天津，以租

界爲護身符，遺害非常的大。同時買辦階級、官僚、闊少，都到這兒來尋樂，所以娛樂場所，特別發達。現在大的影戲院有十二家；唱京戲的大戲院，有中原、春和、北洋、華北、天華景、天外、天等六家；雜耍和新劇，有歌舞樓、天晴茶樓、燕樂昇平、聚華茶園、聚英茶園、天會軒、天樂評戲園、小廣寒茶園等八九家；此外還有跳舞場、球場等等。我想這兒的娛樂場，比中等以上的學校，還要多許多了。

周先生說要我們長些見識，便興致沖沖地帶我們到了北馬路的天晴茶樓。這真是有趣的地方，各種的玩意很有些像上海的大世界，不過沒有那樣多的遊人罷了。我和史昌商量好了，各人寫封信給家裏的弟妹，告訴他們天津的茶樓是這般的情形，他們拿香港的茶樓來推測，定要說我們說誑了；沒有親眼見到，再不會知道茶樓可作娛樂場所的。

第二早我們精神飽滿地到了車站，車站上的火車很複雜，有的開往瀋陽，有的開往浦口，我們在人叢中擠了一會，才上了往北平的車箱。

北平

現在我們心裏都有一種東西在活躍，表面都喜氣洋洋，幾小時之後，便可見到人人豔稱的故都。周先生伸手指到懷裏去摸他的地圖，一面說道：『北平對於你們，地方太大了；東西太多了，若不先把地圖看清，你們那怕遊了許多的名勝，也不會知道牠的東西南北。』於是我們認真地看圖，北平城有兩重：北方一重是正方形，南方一重是長方形，城外都繞着一條綠水，這大約就是護城河了。周先生忽然一副開玩笑的口吻說道：『北平城很像史昌的「昌」字，上面那個「日」字似的方城，叫做內城；下面那個「日」似的長方城，叫做外城。內城是明初的燕京，到明嘉靖的時候，因城外居民日多，才又添築一城包圍牠的南方，就是現在的外城。內城周圍四十里，有十三個門；外城北面和內城連接，僅有東南西三面，總共是二十八里。內城中間是舊皇城，周圍是十八里；皇城中間那個小方塊，才是紫禁城，周圍六里，是清室的故宮。皇城內的幾灣湖水，便是北平有名的三海。外城南部的幾塊大空地，便是天壇和先農壇等大建築物。此外頤和園、西山、農事試驗場等等的地方，都好好記牢牠們的方向罷！』於是我們拿了圖橫看直看，凡是有紅鉛筆做了記號的地方，都記得牢牢地。

一入北平城，氣象完全兩樣：高高的牆和黃黃的瓦，到處輝耀着，這才真是中國的古城！牠沒有上海、廣州那些洋風，也不像南京那般襤褸，牠具有古大國的莊嚴璀璨。我們的旅館是選定在前門大街，這是外城正中央的街道，也是北平最繁華的地方。在旅館裏胡亂地吃了飯，急急地就要出遊。可是我們三人各有各的主張，最後用發拳的方法，是鄭復得勝了，便依他先去看天壇。

從前門大街往南，經過了天橋南大街，便到了天壇。天壇的面積很廣，周圍有十里多路。北方是祈年殿，這是很雄壯的建築；下面殿基，是三層白大理石的石級，每層分爲九級。殿也是分作三層，高約八丈。瓦是翠藍色的琉璃，遠望去像一柄綢傘。頂上敷着金蓮，繼續相銜。周先生說俗名叫做「轉蓮花」。前面階級上，彫刻有極精緻的龍紋，這便是真正中國式的藝術。周先生說在帝制的時候，每年歲首，天子要帶領羣臣，到這兒來祈禱豐年，儀式非常隆重。祈年殿的南方有皇穹宇，再南方就有圓丘，這又是氣宇雄渾的東西。全體也是白大理石所造，也是分爲三層。周先生說這是明朝永樂年間的遺物，每年冬至，天子到這兒來祭天。因爲古人相信天圓地方，所以天壇裏面各項的建築，都是圓形。而這圓丘和

祈年殿，最爲美麗。

出了天壇，便到西方的先農壇，這比天壇的面積略小，而形式很相像。裏面喬木森列，清趣不減於天壇。中央有藉田，比平地高數尺，是長方形，四面砌有石塊。周先生說這是往時天子躬耕的地方。此外還有許多宮殿，而以太歲殿爲最大。看了這地方，很可知道我國重農的情形。現在闢爲城南公園，花草馴鹿，點綴清雅可愛。

夜間在街上散步，賣燈彩的小販很多，因爲今日是陽曆的除夕，北平雖很守舊，沒有多大過年的熱鬧氣象，但這些東西已經上市，想來陰曆年關，定有更多的五彩美燈。

第二早元旦，周先生說最好去參觀清故宮，因爲平日有時不開放。我們朝北向正陽門走去，正陽門就是前門，在內城南面的正中央。內城高三丈五尺，正陽門建築很雄壯，是明代繁華時期永樂年間的遺物。入門後沿着寬廣的中山路便到了中山公園，以前叫做中央公園。裏面有唐花塢，社稷壇，花圃羅列，古柏參天，據說春季牡丹極多，現則埋於冰雪之下。然球房，茶館，出入的士女，仍是很盛。

出園後遊故宮，先至武英殿，殿前丹墀廣闊，共爲九級；殿分前後兩進，金碧輝煌，昔時

皇家的華貴，還可想見。繼至太和殿，這比武英殿更爲崇闓，殿基高約兩丈，丹墀純白，自下而上，約數十級。當日百官待詔，佩劍鏗鏘，景象想大可觀。殿內顏色甚新，周先生說因袁世凱籌備稱帝，擬定在這登極，所以中央做了一個很大的御座，費了四十萬元。殿柱都是紅色，中間八柱，繫以金，雕以龍，騰雲捧日，極見精神，周先生說這也是袁氏擬稱帝時的成績。以後我們經過了中和殿、保和殿，通過神武門，北上門，而到了北面的景山。景山通稱煤山，五個百餘尺的山丘排成一列，從山上下望紫禁城，金黃的瓦頂，層層照耀，記得唐駱賓王詠紫禁城的五言詩，有：

山河千里國，

城闕九重門，

不覩皇居壯，

安知天子尊？

我想惟其宮城建築得崔魏豪華，才更引起人帝王的迷夢，在封建殘餘還沒有肅清的我國，這燦爛的故宮，實是一個尤物。

周先生說故宮內原有古物陳列所，歷代帝王所搜羅的寶物，除了被離亂或小人偷去的以外，大概都陳列在裏面。可惜我們來得太晚，平津一帶遭日人的威襲時，已將古物

運往南方，現在只有空洞洞的殿宇了。鄭復聽了這話，繃了一下眉頭說道：『現在報上常見的古物被偷的案子，不就是這回事嗎？即使將來再把古物運回來，怕也不是原樣了罷？』周先生笑了一笑，支支吾吾地沒有明確的回答。

在煤山，我們分頭尋覓了一遍，尋到了明崇禎弔死的地方，那座古亭，這和山下空階寂寞的故宮，是一幅好的對照。身居萬人之上，專制剝削，到民怨沸騰的時候，祇落得這慘惡的下場！在亭前徘徊了一回，悠悠地走下山去。

半山中，周先生指着北面一條大路，說那是地安門大街，庚子之亂時，俄國已經在打東便門，慈禧太后才帶了光緒皇帝由地安門逃走，裝成難民模樣，這也是皇城的趣史。西面一帶湖水，由北而南，最先是積水灘，其次是十剎海，荷花塘，再次便是北海，中海，南海。三海。周先生說三海以前是皇家遊玩的地方，一般人民，禁止探看，現在則已變爲北平人士的遊樂地。史昌問他湖裏爲甚麼沒有船隻往來，周先生笑道：『我們到那兒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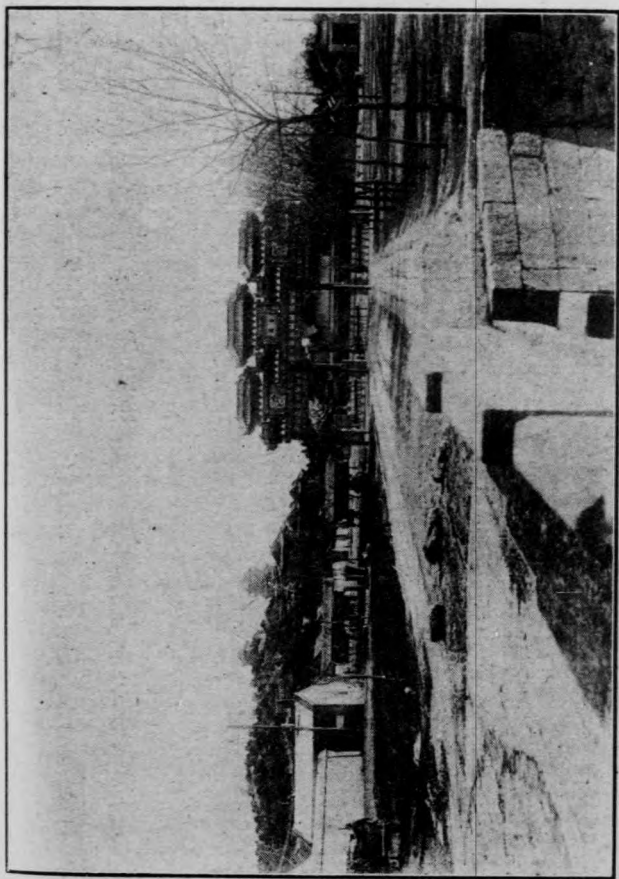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湖濱，祇見湖中各色各樣的男女，在那兒嬉戲，他們奔來跑去，和在陸上玩耍一

樣，這光景我們才是初次見到。史昌拉了我往湖裏跑，說要去試試那味兒；周先生追來捉住我的手臂，說道：『你們也不看看清楚，別人都穿了溜冰鞋的哩！』我們認真看了一下，果然見他們都有兩個輪盤的鐵鞋子，套在腳上。南國長年不結冰，少了這溜冰的玩意，很可惜的。

北海和中海的界上，是一座御河橋，橋邊有承光殿。殿基是正圓，據說通常叫牠爲「團城」；四圍花木亭榭，境絕幽靜。殿南有亭，亭中有一玉甕，花紋凸出，作魚龍出沒波濤狀，雕刻極精。周先生說這甕是元時的遺物，曾一度流入民間，作小店裏盛蔬菜之用。我想牠還是那時有意義，現在在這兒只有日日餐寒風了。

下承光殿後，往北過橋，到了瓊島。這島又名萬壽山，聳立北海的中央，上多怪石，相傳是宋時的艮嶽，由開封移置此間。如果屬實，也是帝王魔力的一斑。山下的三海，已經是因爲皇室的遊玩而開鑿，爲山爲海，由他一人的意志，真是罪孽深重！萬壽山上廟宇宮殿極多，紅牆翠瓦，到處金碧輝煌。其中正覺殿後，有一個銅亭，門窗都用銅質，上面蓋的琉璃瓦，別有風味。亭的壁上有無數小佛，一銅佛千手千眼，狀甚可怕。再往上便到了島的最高處，

宮 殿 三



上面有一白塔，下方而上圓，頂上罩以金色的環。下層有木門，門上有符籙形的文字，裏面或許藏有寶物，可惜不能入內。白塔全體高十餘丈，周圍約八九丈，確是一個偉大的建築。竚立塔下，縱目四顧，左爲景山，與塔同高，山下的宮殿，一色的金瓦，黃澄澄有如南方四月的麥田。右爲北海，盡海爲冰，一片琉璃世界。中海的水亭，南海的瀛臺，以及北平全城的市街，都歷歷在目。我們都想從中海遊到南海，但周先生說時候太晚，祇在山上多眺望一回。周先生說南海的瀛臺，風景也很好看；以前戊戌變政之後，慈禧太后恨了光緒行新法，把他囚在這臺內。以後民國改元，那地方便做了總統府，現在怕已經空寂了。

第二日我們出門很早，先去西直門外的萬牲園，裏面珍禽奇獸，非常的多，據說前清時更多，現在已死去不少。史昌就愛逗這些動物玩，流連不肯出園，我笑對他說道：『你愛在這兒，便永遠在這兒罷！反正那許多空着的鐵絲籠，你可以佔一個的。』他被我這一逼，一沖就走出了。

出園後向西北走了二十多里路，到了頤和園，前面是昆明湖，後面是萬壽山（又是一個萬壽山）崇樓畫閣，宏麗莊嚴。山頂有佛香閣，立在閣前看湖景，胸襟的清穆，爲我們

遊過的名勝之冠。湖上有玉帶橋，分爲十七孔，全部是白大理石所造。又有白大理石造的石舫，據說是慈禧御用之物。周先生說這園慈禧太后時所造，因爲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所搗毀，於是李鴻章叫人到雲南昆明，畫了那兒的風景回來，而將海軍軍費，挪來造成這園。清廷已到了危亡的時候，皇后還是以縱樂爲事，弄得舉國一再受辱，變爲次殖民地，他們的肉真不足食的。園的西北角，遠遠地可望見一些斷垣殘瓦，周先生說那便是圓明園的遺址。

隨後我們更到了西山，上多元明的古寺，中有玉泉山，風景最佳；佳樹葱蘢，泉流如錦。泉水引入昆明湖，再入三海，爲北平飲料之源，四時不絕，稱「天下第一泉」。泉水所過處，林壑幽邃，頤和園的秀麗，就是這泉水的功用；周先生說頤和園之外，還有清華園，現在是清華大學的校舍，也是很美麗。

竟日遊覽名勝，回來非常疲乏，周先生說這兒是我國舊戲的源泉，應該去見識見識，可是我們誰也不響應，大家只急急要入睡鄉。第二早起來，我們坐了人力車去內城的東交民巷，這是外國公使館所在的地方。現在牠自成一個城壁，上面架有礮臺。我問周先生

爲甚麼使館地方要如此防備，他說這不是我國所設，是庚子亂後，各國要求使館區域，准他們置兵防守，儼然一個敵國，裏面一切的行政，不許我國過問，軍警更不許走入。北平以前是我們的首都，臥榻之旁，竟容他人鼾睡，這真不成話了。我們三人只得默默地跟在他倆後面。

隨後我們到了北平大學去參觀，可巧裏面出來招待的李先生，正是周先生多年的老友，他帶我們參觀了校舍之後，並堅執地邀我們去上餐館。

在餐館中他們朋友倆大談其北平的現狀，我們三個少年人雖感覺有些枯燥，但在長者的前面，也只好必恭必敬地傾耳靜聽。起初周先生問他北平教育的近況，祇見李先生答道：「景況不大好，在民國十二年前後，大學有二十九個，專門學校有十五六個；現在公私立的大學，總共祇有十四個，專門學校祇有三四個。這固然因立案未准而淘汰了的很多，同時國府南遷，以及經濟的衰落，來這兒入大學的也是少了。中學校共是五十七個，校數比以前雖有增加，而學生的數量則反減少。小學情形更壞，校數和人數都是減少，現共爲一百六十幾校。北平全市城裏有九十六萬多人，合城外共計，有一百四十萬人，以這

樣大的城市，而僅有這些校數，這也算全國文化中心，未免太可憐了！至於社會教育，更是退步不少。近來東北的難民，一大批一大批地聚到這兒，所有的廟會講演所以及普通講演所，都已經停辦了。據民國二十年的調查，全市不識字的還有五十四萬，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，這是多麼的可慮哩！

其次他們談到商業，據李先生說北平自首都遷移後，百業蕭條，各商店解雇人數，達二萬九千餘人，佔總數百分之三二，以飲食、衣服兩行業，最爲嚴重。而使社會最感不安的則爲貧民，據民國二十年的調查，冬季靠施賑爲生的竟有十六萬餘人，佔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十二；即每八人中，必有貧民一人。近日再加上陸續到來東北的難民，數目當更可驚了。

『人民的生計日日困難，十年之後，該不會繁盛的市街化爲頽垣，而故宮生滿了禾黍罷？』別了李先生，走上西行的旅途，不禁起了這種感想。

西安

我們坐了平漢鐵路的火車往南，經過了許多的市鎮，到了黃河河邊。我們把頭伸出窗外，看見當前一個巨大的怪物，周先生說那便鄭州的黃河鐵橋，是中國近代大工程之一。火車走在橋上，看腳下冰凍了的河水，並不覺得凌空的可怕。大約走了七八里路，才走完這座長橋，過橋後又走了五十餘里，到了河南的鄭縣。在鄭縣換了隴海鐵路的火車，往西到陝縣，然後再坐汽車，向潼關前進。河南省的火車中，多見檻樓的飢民，和傾倒的土屋，想來是去年黃河的水災，還未復原。車到潼關，兩側懸崖壁立，中藏一孔道，確是險要之地。入關以後，遙見太華山峯，隨風而過；又見驪山如阜，往事便漸入心頭。過灊橋，過灑水，便送我們到了西安。古人說「日近長安遠」，實際到底是日遠長安近；我們要走到日邊，不知將延長至何年何月？

西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項金冠，從這兒，顯示了多少的威嚴，發出了多少的光芒！而現在，我們踏入了這民族文化的策源地。我們入城時已經日暮昏黃，投旅館後疲乏的肢體不敢出外去冒寒氣，第一夜古都的經歷，乃是一個崔燦的美夢。

次早醒來，周先生笑容滿面地拿了一張西安地圖叫我們看。他在途中常掛念的便

是缺了這兒的地圖，現在居然已經得來。他一面看，一面向我們解說，他說道：『西安是在渭水盆地的正中央，這盆地古稱關中，四周險峻可守，中間肥沃宜農，所以我國隋唐以前的帝都，大概是在此地。西安城離北方的渭水，有三十里路，渭水的北岸有感陽，秦時是都在那兒。但秦時有名的阿房宮，卻是在渭水南岸，在現在西安的西方。西安城的北面，是漢代的都城，稍稍偏西一點，是唐代的都城。北從渭水，南到終南山，堆滿了的，地名，通通都是古跡，你們看清了之後，再出去遊罷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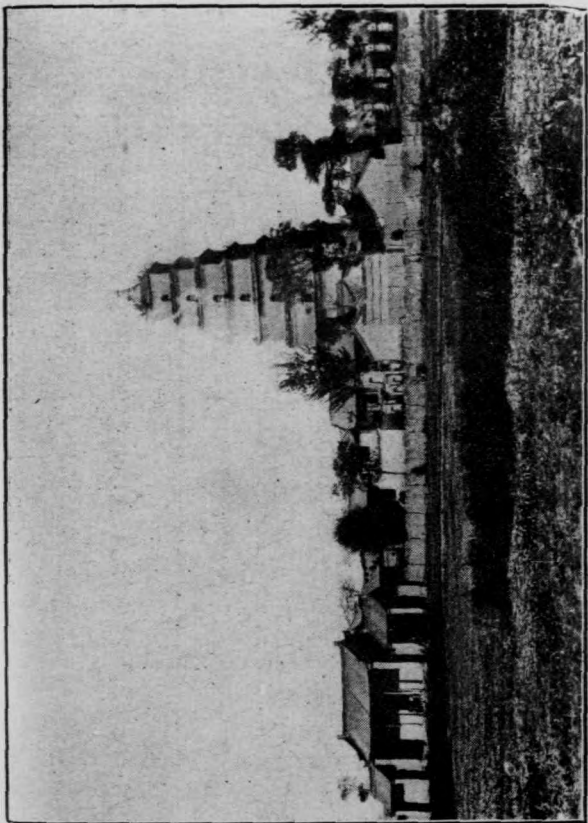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正在看圖上的甚麼南內、曲江、未央宮、太液池等等的古跡，卻有人在叩我們的房門。周先生很快地開了門，迎進一位面團團的先生。周先生說他是書店的吳先生，他在買地圖時認識了的。這位吳先生很熱心，他知道我們遠來不識途徑，特地走來陪我們去玩。他說他本來是江蘇人，因為愛慕古都的盛名，才搬到這兒來。周先生恐怕耽擱他的時間，很客氣地謝絕他，但他說現在寒假中事情不忙，而且加上這麼兩句結論：『同是天涯浪跡人，借遊何必曾相識？』他是將白居易的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」很巧妙地借來的。

出了旅館，一面走一面談說。吳先生告訴我們這一帶是靠近東門。從東門往西，是一條很寬的街道，他說這叫東大街，寬有十丈，是城內最寬的馬路，前清時是旗兵住的地方。東大街的兩旁，都有樓房，但似乎少有人住，略現蕭條的氣象。向前進約莫三四里，路中間當頭一個高樓，氣象雄偉，有些像北平的正陽門，他說這叫做鼓樓。鼓樓上面有塊很大的匾額，寫着「聲聞於天」四個大字。

我們到了文廟，廟後有碑林，內有古代石刻碑文六百餘種。其中有一塊大秦景教碑，高約七尺，毫無損缺，外塗黑色，字跡清楚。吳先生說這是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時的紀念物，那時中國稱羅馬爲大秦國，碑上正面刻中文，側面刻的西洋文字。隨後到了臥龍寺，其中佛像都是唐時的雕塑，建築很古。他說庚子八國聯軍之役，慈禧太后逃來西安，曾經在這寺內住過，因此佈置頗整潔。

轉而向南，出南門到了慈恩寺，寺的規模很大。吳先生說這是唐高宗爲太子時，替他母親文德皇后所造。唐時往西域取經的名僧玄奘，住在這寺內；佛教裏面的慈恩宗，一名法相宗，就是由他開始。寺內有個雁塔，人呼爲大雁塔，是玄奘所造。塔下有聖教序碑，是唐

大雁塔



太宗所作，內述玄奘往西域取經譯成中文等事，寫的人是書法大家褚遂良。據說還有一塊同樣的碑，是王羲之所寫，那碑已經破碎了。聖教序碑是唐時進士題名之處，據說叫做「雁塔題名」，頑皮的史昌，他也拿鉛筆偷偷地寫上他的名字，而將我和鄭復，小小地寫在他的底下。

隨後到了小雁塔，雖沒有大雁塔那麼高大，卻比牠完整牢健。吳先生說小雁塔的旁邊，唐時是薦福寺，現在已經坍塌了。向東走到了董仲舒墓，墓旁有他的祠堂，很是荒涼；但墓前的石碑，仍然直立。碑前刻着他的姓氏，碑後刻着他的名言：「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這種犧牲、曠達、遠大的精神，無怪他能夠領導羣倫，使儒門的士大夫，確保地位至於兩千年之久。

參觀了西北大學，本想再遊些地方，可是刮面的朔風，夾着濛濛的沙石，使人眼淚橫流，十分難受，祇得退回旅寓。在室內圍爐品茶，吳先生問我們西安怎樣，我們都答他寒風難當。他笑笑地說道：「比今天更難當的時候還多呢！有時很大的西北風，揚沙走石，天昏日暗；所以古時的天子逃出宮殿，叫做「蒙塵」。若是遇了雨天，更了不得！這兒的街道都

是疎鬆的黃土，着了水簡直泥濘不堪，車子走過，陷下一尺多深的壕溝。這兒通甘肅，通同官的汽車，都要看天氣如何，若是細雨綿綿，那就得一停五天十天不開走，所以常有許多性急的旅客，怨恨西安古國，沒有時日。」周先生也接着說道：「怪不得從前看過一本雜誌，有吳稚暉先生的關於西安的兩句話，是說：「天晴一香爐，天雨一醬缸。」我當時還以為是文人的形容詞，不料是實在的情形。」

後來談到西安的民風，吳先生說道：「關中的民風質樸矯健，這是自古已然，但也有牠的壞處，就是一般人所說的「愚而詐。」這因為他是千年的古都，從古受着極度的壓迫；同時接近胡人，刀兵不絕；又是天雨不足，饑旱連年。他們歷代受盡了虐殺、饑餓、流離、煎熬的苦痛，心理變成了很自私，很頑奮，甚至於除了暴力之外，無法理解，無法改進。譬如交通罷，沿汽車路的住民，常常故意把路弄壞，或是把石頭放在路中，使車子相撞，以圖為旅客拿行李，得一點進款。又如這兒滿眼是窮人，然若有人出來要辦紗廠，興工業，常是受到極端的反對。」他言時略帶惆悵，隨後一看天色有些暗下來，便告訴了我們明日的遊程，悠然而去。

第二天我們照着他的話到了開元寺，一聽這寺名就想起牠大約是唐時的舊物。建築雖很舊，但偉大的規模，還可看出，周先生說這便康南海偷藏經的地方，也許除了宋板藏經之外，還有其他的古董罷？接着去遊八仙宮，牠的西部全是園亭，竹木山石，佈置甚清雅。裏面有很大的花圃，現時嚴冬，毫無一物，據裏面人說：春季牡丹極多，有紅綠黑紫各種的顏色，想甚可愛。隨後雇了車向東行，經過了來時的灑橋和灑橋，灑橋有七十三孔，寬兩丈。周先生說唐時送客都到此橋，故又叫銷魂橋，但兩岸已沒有甚麼楊柳。再東行到了灑灑的華清宮，楊貴妃洗浴的華清池現在還在，貴妃池的後面，有一池是慈禧太后洗過浴的地方。我們不遠千里而來，便也沐浴了一回，以爲不負此行。附近看得見秦始皇的墳，下方上圓，非常高大，他的枯骨也還得駭駭這兒的土地神，可笑之至。回旅館時已在暮夜，街頭早已關門入睡，這兒毫沒有夜市，祇有二三小販，清清冷冷地叫賣，可以想見市面的蕭條。

市面的蕭條，確是出我們意料之外，周先生說總共只有二十幾萬人。大街小巷，很少見幾家光彩的鋪面。我們拿這事叩問吳先生，他說：「西安原是西北和中原通商的唯一

要地；江浙的絲綢，沿海的水產和洋貨，兩湖的茶葉，以及西北輸出的皮毛，渭水流域輸出的棉花，到集中到此。但近來陝省旱災，西北到處演着天災人禍，四境差不多成了匪國，出口貨減少。進口貨無人過問，市面當然沒有多生意可做了。『西安！何時才能恢復你往日的榮華？』

他帶我們出了西門，尋訪阿房，未央的遺跡，祇有亂草披離，黃土如阜，卽盛唐時的宮殿，也無從識認。渡過便橋，到了渭水的北岸的咸陽，荒涼更甚於長安。城東北五里有北原，都是古帝王或古大臣的陵墓，纍纍的黃土丘，以千百計。其中周文王的墳方而平，前有廟碑，古樹葱蘢。文陵的後面有武王墳，高而尖銳；成王康王的墳便在文陵的左右，吳先生說，土人稱這爲背子抱孫的葬法。周代開漢族文化的基業，而今漢族遠落於他族文化之後，西安的衰頹，正是恰好的象徵，墓中人對此，不知可能安眠否？

晚上吳先生帶我們去聽本地戲，普通是所謂「秦腔」，這兒據說一共有三四家，大概都在城南一帶。我們走進去的叫做易俗社，小小的舞臺的前面，一塊方方的空地，看客都站在那兒。臺上點的汽油燈，光線並不充足；幾個營養不良的小孩，扮着甚麼「滴湯草

命。」據說這在他們以爲是最入時的戲劇，然而那時的革命和今日的革命，內容有何不同，這在閉塞的古國做夢一般的民衆，似乎是無須探討的。

我們定了明日離開此地，這也是吳先生的主張，他說這兩日天氣比較晴和，汽車通行無礙。他又告訴我們出城以後，紙幣不能通用，他代我們設法換了現洋，我們各人分帶了一些在身上。到他別去時，我們都將要流出淚來，死去的古都，喚不起我們多大的留戀，但他這真純的情誼，直叫我們不忍分離。

周先生在上汽車之前，又去訪了吳先生一回，大概是表示中心的感謝；吳先生因事沒有來，但送了我們每人一張名片，上面有他的地址。回家以後，這封信不能不趕快寫的。周先生說現在隴海鐵路不久就可通到西安，西北的航空綫也已經飛行，將來的西安，一定會很發達，但願我們有機會再來遊時，溫厚的吳先生，仍舊健飯如常！

重慶

別了，西安！這般廢荒涼的古都，雖也有些處足以引起我們的希望，然大部還是促人

的傷感。我們向西出發，沿着唐明皇奔蜀的故道，渡渭水，經咸陽，汽車很快地到了馬嵬，這正是楊貴妃上弔而死的地方。想着當日「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」的情景，她當是千古走過馬嵬最傷悲的一人，也因她是享盡歡娛，誤盡蒼生的一人。

鳳翔下了汽車，周先生說以後要走上艱難的旅途，我們毫不在意。他在旅店中交涉着忙的時候，我們便在這冷寞的縣城中看月。第二早周先生將我們從夢中叫了起來，草吃了一點東西就要出發。可是店門口既沒有車，也沒有馬，是幾頂過南頂時所坐的那種轎子，坐了這不便的東西，往迢迢千里的四川，這可了得！一日復一日，走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。有時鑿開山石，架幾根木柱而成一條懸於深澗的棧道；有時沿着山壁，鑿成幾千步高的梯段。上面是叢山，看不見天日；下面是深峪，但聞濤聲。我們起初坐在轎裏，害怕，嚷着要下轎步行；等到走了不遠，又仍然坐進轎裏去。周先生向我們笑道：「現在你們知道了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罷？我們所走的就是所謂「棧道」。在南鄭以北的叫北棧道，在南鄭以南的叫南棧道。現在天氣這麼暖和，不見白雪，已經是在四川了。這眼前的地方就是有名的劍門關，你們該是知道這名稱的。」我想起了他曾教我們讀過一首陸放翁

的過劍門詩，那是：

衫上征痕雜酒痕，
壯遊無處不消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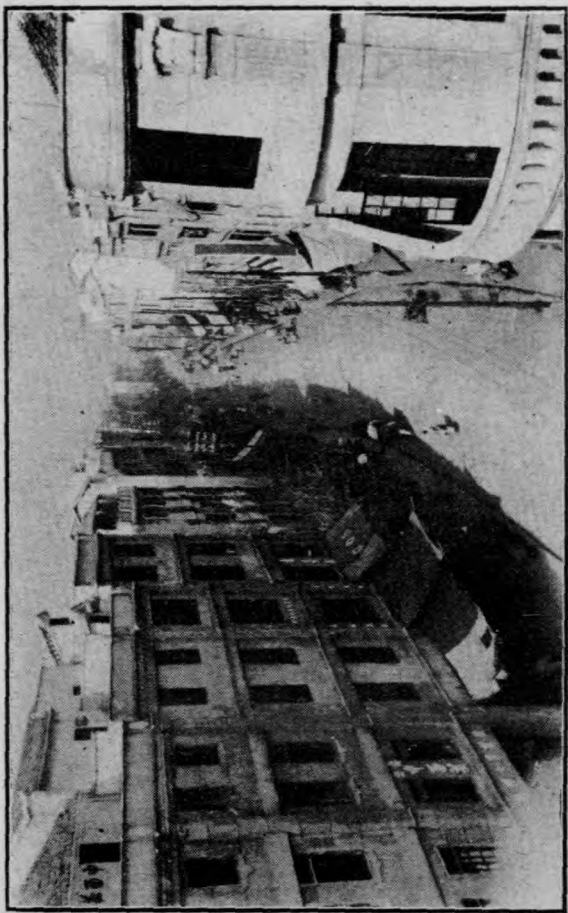
此身合是詩人未？
細雨騎驢過劍門。

我們不是詩人，現在卻坐着轎子過劍門了！從此以後，路便漸平；再過幾日，居然有汽車通成都。

成都！這一個芬芳華麗的古都！我們只想在這兒勾留幾時，但是周先生說開學的時候快到了，須得趕緊上路，便只遊覽了兩日，匆匆坐汽車奔向重慶。

重慶是一個特別的地方，牠雖在四川盆地的中間，可是很像一個半島伸在海面。牠是在嘉陵江流入長江的口上，這兩條江把牠團團圍住，只留西方一個缺口，使牠和陸地相連。從下面望去，牠像一個聳入雲霄的天城，而嘉陵江和長江，便成了牠的天然護城河。這高高的地點原來叫做金碧山，高出於江面兩百多尺。城牆周圍約十五里，繞着這山巔，鑿山成市，因此街道高高低低。城門共是九個，有八個是面江，只有我們來時經過的通遠門，是和陸路相接。

重慶關廟街



重慶城內屋宇的密擠閉塞，是我們見所未見，大約是四周限於江水，不能向外擴充的緣故。我們的寓所對着長江，裏面充滿了鴉片煙的臭氣，同時天氣又是陰雲密佈，更覺鬱積不安；於是開了窗門，任江風吹個滿懷。周先生看出了我們在納悶，便走了近來說道：『你們爲甚麼這樣呢？這地方已經够繁盛了，長江沿岸，像這樣的商埠，只有三個，再找不出第四個來。』史昌恨恨地說道：『鴉片煙臭到這樣，還成一個甚麼地方？』周先生拍一拍史昌的右肩，然後和穆地說道：『別這麼性急呀！中國這樣地大物博，若沒有許多可氣的事，何至於成了現在的模樣？我們還是談談別的罷！你看底下河裏的船，一隻一隻來來往往，風景是真和圖畫一樣。他們拚命地擺船搖動，究其實不知有幾隻能够安然到目的地。實在對你們說：我今天心境非常舒適，我早知道四川遍地是土匪，陝西西南也如是；離了西安以後，我一直擔心，而現在居然平安地到了重慶！』他說時表現着高興，這時來了一個老年的茶房，拿了洗臉水和熱茶。周先生讓我們先洗，史昌見了盆裏的洗臉水，口裏嚷道：『水爲甚麼這樣少呢？』那茶房一面陪笑，一面說道：『少爺！這兒的水不容易的，都要從江裏挑上來，挑夫得走上一百幾十步階級，非常吃力，所以我拿來少一點。』

這話使我們駭然，這麼大一個城要用多少水，通通是挑上來，可還了得？於是我們問道：「這城裏住了多少人？有多少挑水的呢？」他說近來鄉下有錢無錢都不能安居，所以城裏人多起來了，現在重慶大約有六十三萬人，每天大約要用十六七萬擔水，挑水的腳夫，總有三四萬。我隨即向周先生道：「假如裝一個大的唧筒，這些挑夫，不是可以自在地休息嗎？」我話還沒有說完，鄭復便在那兒放冷箭，只聽他說道：「假如裝了唧筒的話，這些失業了的挑夫，只好來吃水了。」他們都大笑，我卻含羞而往門外跑。

他們便也跟我出了旅館門，向一起一伏的街上走去。街上的確很繁盛，黃絲、藥材、皮革、豬鬃、夏布、白蠟各種的土貨，和輸入的五光十色的洋貨，珍奇寶貴的海味，各莊號堆得滿滿的，不愧爲西部一大商埠。尤其娛樂的歌舞電影場，和汽車中鮮豔奪目的女人，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場，這卻不能不使人驚異。離海這麼遠的地方，有這麼長足的進步！

隨後我們走入一個小學校，裏面已經放假，但有一位老先生住宿在內。當我們走進時，他正在廊下散步，知道我們是遠道而來，表示很大的歡迎。他帶我們到了客廳，便叫我們坐下，說是他一個人寂寞，正盼望有人談談。起初周先生將港粵的情形說了一些，然後

問他重慶的狀況。他抽了幾口水煙，緩緩地說道：「四川自古稱爲「天府之國」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熱，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；吃的，穿的，住的，用的，無一不備，的確是好地方！」他這麼文縷縷地說了幾句，便又咽住話聲吃水煙，我們捺住肚皮暗笑，各人擠了一下眼睛，他又繼續說道：「可是現在劫數到了，已經成爲「地獄之國！」「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！」我先將整個四川的情形講給你聽，然後你自然會知道重慶的狀況。四川人看外路人羨慕他們是神仙；因爲外路人現在才是民國二十三年的開始，而四川的糧稅已經還到了民國六十幾年。正如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」的古話，四川人的時間特別過得快。外路人聽說已經裁掉了釐金，至於四川，從重慶到成都，八百二十里路卻有五十幾個關卡；甚麼護商捐、江防捐、馬路捐、自來水捐、印花稅捐等等的名目，一百塊錢的雜貨，捐稅總要繳到一百元以上。四川的軍隊，從革命到現在，老是各人據地自雄，沒有統一過；去年共產黨打進四川，各軍都增收勦赤經費，總數是四千二百幾十萬。四川一斗糧的人家，一年只能收二十幾石穀，總共只能賣到一百多塊錢。現在一斗糧的繳稅，卻得九十幾元，若是一年內收兩年或三年的糧稅，簡直無從應付。四鄉的人負擔如此重，城市的商業自然冷落，而況

城裏的房捐，也就逼死人呢！』他說到這兒，即又憂然而止，我們以爲他是要抽水煙，他卻立起來在抽屜裏找東西。

他找出來的是一張繃了的舊報，裏面一項記事，是「成都勒收房捐的慘劇」一位八十老翁盛篋樗，他的住宅不過可值千元，而胥吏定要他買數百元公債，他駭得立刻氣絕而死。後來他的老友袁朗如，有這麼一首詩弔他：

錦里稱遺老，傷懷乏點金。

里胥鷹犬性，戈戟虎狼心。

苛政千家哭，脩篋獨殞星。

相弔惟詩在，知音停素琴。

我們看罷這報紙，已經淚溼衣襟。周先生和那老先生，也都黯然；各人似乎無可說得，便約了後會的時期而別。

回到旅館，便又立刻感覺了那鴉片煙的臭味。茶房開了夜飯進來，我便問他爲甚麼鴉片煙可以公開地吃，警察不來禁止？他的回答卻才使人驚異，他說：「警察怎麼不禁止

呢？不禁止他也不來抽捐了！這不過叫做「寓禁於徵。」現在重慶共有四千八百餘盞煙燈納捐，多的每月捐十三四元，少的捐三五元，這一來煙土貴了，有烟癮的不過十分之一。若是不用抽捐的方法來禁止，吃的人不更會多了嗎？我忽然想起曾聽過倫敦多霧，多工廠，普通稱爲「煙霧之都」；四川恰巧也是多霧，不易見到晴期的太陽，所以有「蜀犬吠日」的古諺，現在重慶有這些煙燈，該也可稱爲東方的「煙霧之都」了罷？

次早我們又去那小學找那老先生，他帶我們沿城走一圈。起初走在城的北面，清清楚楚地看到嘉陵江。江北一個城市，他說就叫做江北縣城。隨後轉到東面，看到的乃是長江。長江的對岸有一個山，他說叫做獅子山；獅子山的北面是輪船碼頭，輪船的北面是日本租界。這樣深的內地，也還有日本租界！再轉到南面，腳下也是長江。對岸一帶青山，他從東數起，有龍門浩、禹廟、塗山、南坪山；江中一個小島，叫做珊瑚壩。最後我們走到西面，西面一線很小的陸地，叫做鵝頸項。鵝頸項以西陸地漸漸地開展，那兒有佛圖關、鵝頸項以東就有禮園、怡園，由兩路口和重慶城相連。他說他自己足力不健，不能陪我們玩，但要我們過江去看看。因爲城裏無可看得，六十幾萬人口擠在一個小半島上，到處所看見的就是

人和房子，沒有甚麼趣味。稍爲有趣一點的，只有幾條馬路，馬路修造得很特別，是照着山勢彎彎曲曲地盤旋而上，很像一個螺旋。馬路上也有汽車，雖然路是很短，但仍有汽車，他說那大都是軍官的家眷出來兜風玩的。我們看他已經很疲倦，便把他送回校內。

因爲候船的關係，我們便在重慶勾留了超過預定的日期。隔江諸山，都去遊過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塗山，山頂有個老君洞，夾道松杉密佈，濃蔭蔽天。洞口遠望，重慶屋宇，江上風帆，歷歷在目。山後有禹廟，內有大禹及后塗山氏塑像，附近有一碑，題「禹娶塗山啓」，呱呱泣處，傳說未必真確，卻可見大禹的受人愛敬。塗山麓刻「字水」兩字，因江流其下，形如「巴」字，所以重慶又叫巴縣。

我們也去過佛圖關，出城後沿成都大道西行，夾道盡是綠竹，約十五里而抵關口。石壁高峻，中僅一縫通行人，川省內戰，此地常爲要塞。周先生說昔時李嚴想鑿通此處，使涪、二水相連，其未竟之功，現在還有斧痕留在石上。

我們連日留在這長江上流第一大商埠之中，想着學校開學的日期日迫，歸心似箭。頭上鳥翼輕翻，腳下江濤猛湧，東望三峽，卻不能飛越而過，不勝悵悵。聽說這兒可通航空

快信，晚間特作一信寄歸，以慰弟妹的懸望。

一封短信

明弟！別你久了！現在遊程已將告畢，在四川的重慶，候船東歸。此行僅僅到了近海部的大都市，然已經感覺中國是大，大，雖則耳聞目見，不如意的十有九着，但就我們個人而說，卻是一個有爲的時期。正如我們家裏，父母早故，百事無可依賴，因而十二歲的你，已經能於上學之外，兼顧店裏的事務；而八歲的山弟，七歲的沁妹，也都能料理他們的衣物。中國留給我們的東西，恰像賬房蔭先生留給我們的家務；支絀零亂，茫無頭緒，而待整理的正是我輩。我輩前無可依，後無可託，祇有用雙肩將重擔擔着。以我們三千餘萬方里的土地作基礎，以我們四萬萬餘的人口作動力，以我們四千餘年的歷史作興奮，這也不能爲我們中華民族將來謀一條生路，實在是我們少年的恥辱！目前國內的大事，該打倒的帝國主義，該剷除的封建軍閥，該做的事多着，多着；而激昂慷慨，想要革新中國的人，當也不是少數。然而或則孤掌難鳴，或則有始無終，或則慘被犧牲；在這嚴重的時期，萬不容我們

後進的人退縮不前。我們的地位，有如古樹最上層的新生枝葉，我們最先得雨露陽光，我們也必得最新鮮，最活潑，最葱嫩，而爲樹身向上的最先導。這兒我們第一要求我們個人的健全，同時也當求我們同時人的健全；互相團結，互相勉勵，互相推動中國前進。中國有這麼多的原料，有這麼多的事端，必能鍛鍊我們成材。唯有中國是我們可以發揮才具的地方。胡弟！等我到家以後，仔細長談罷！

你的哥哥文錚。

（完）

民國廿四年六月發行
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

初學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 (全一册)

◎

實價 國幣 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編者 黃九如

發行者 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澳門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 昆明書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八六六二)

6
448044

11

標商冊註



3C
28.9

(30)
(8662)
0.60

108
496